

聯合國



安全理事會

正式紀錄

第十六年

第九五二次會議

一九六一年六月七日

紐約

目次

	頁次
臨時議程(S/Agenda/952)	1
通過議程	1
一九六一年五月二十六日阿富汗、緬甸、柬埔寨、喀麥隆、中非共和國、錫蘭、查德、剛果(布拉薩市)、剛果(雷堡市)、賽普勒斯、達荷美、衣索比亞、馬來亞聯邦、加彭、迦納、幾內亞、印度、印度尼西亞、伊朗、伊拉克、象牙海岸、日本、約旦、寮國、黎巴嫩、賴比瑞亞、利比亞、馬達加斯加、馬利、摩洛哥、尼泊爾、奈及利亞、菲律賓、沙烏地阿拉伯、塞內加爾、索馬利亞、蘇丹、多哥、突尼西亞、阿拉伯聯合共和國、上伏塔、也門、及南斯拉夫代表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S/4816 and Add.1)	1

凡有關文件未在安全理事會會議紀錄內轉載全文者，均以正式紀錄補編每三個月刊行一次。

聯合國文件均以英文字母及數字編號。凡提及此種編號，即指聯合國之某一文件而言。

第九百五十二次會議

一九六一年六月七日星期三午後三時在紐約舉行

主席：蔣廷黻先生(中國)

出席者：下列各國代表：錫蘭、智利、中國、厄瓜多、法蘭西、賴比瑞亞、土耳其、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阿拉伯聯合共和國、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美利堅合眾國。

臨時議程(S/Agenda/952)

- 一. 通過議程。
- 二. 一九六一年五月二十六日阿富汗、緬甸、柬埔寨、喀麥隆、中非共和國、錫蘭、查德、剛果(布拉薩市)、剛果(雷堡市)、賽普勒斯、達荷美、衣索比亞、馬來亞聯邦、加彭、迦納、幾內亞、印度、印度尼西亞、伊朗、伊拉克、象牙海岸、日本、約旦、寮國、黎巴嫩、賴比瑞亞、利比亞、馬達加斯加、馬利、摩洛哥、尼泊爾、奈及利亞、菲律賓、沙烏地阿拉伯、塞內加爾、索馬利亞、蘇丹、多哥、突尼西亞、阿拉伯聯合共和國、上伏塔、也門及南斯拉夫代表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S/4816 and Add.1)。

通過議程

議程通過。

一九六一年五月二十六日阿富汗、緬甸、柬埔寨、喀麥隆、中非共和國、錫蘭、查德、剛果(布拉薩市)、剛果(雷堡市)、賽普勒斯、達荷美、衣索比亞、馬來亞聯邦、加彭、迦納、幾內亞、印度、印度尼西亞、伊朗、伊拉克、象牙海岸、日本、約旦、寮國、黎巴嫩、賴比瑞亞、利比亞、馬達加斯加、馬利、摩洛哥、尼泊爾、奈及利亞、菲律賓、沙烏地阿拉伯、塞內加爾、索馬利亞、蘇丹、多哥、突尼西亞、阿拉伯聯合共和國、上伏塔、也門及南斯

拉夫代表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S/4816 and Add.1)

Mr. Vasco V. Garin(葡萄牙)、Mr. C. S. Jha(印度)、Mr. Alex Quaison-Sackey(迦納)、Mr. Gervais Bahizi(剛果,雷堡市)、Mr. Emmanuel Dadet(剛果,布拉薩市)及 Alhaji Muhammad Ngileruma(奈及利亞)應主席請,就理事會議席。

一. 主席茲接獲馬利常任代表請准予參加討論此項問題的另一項請求,此項請求載於文件S/4829。如無人反對,我邀請馬利代表就理事會議席。

Mr. Mamadou Traore(馬利)應主席請,就理事會議席。

二. Mr. WIJEGOONAWARDENA(錫蘭):錫蘭代表團是理事會所據有決議案(S/4828)共同提案者之一。因為我們恰巧在聽取葡萄牙代表陳述意見後發言,所以擬在尚未發表我的陳述的主題以前就理事會的管轄問題表示簡短的意見。

三. 我們三個月前在理事會處理安哥拉問題的時候[第九四三次至第九四六次會議],曾經討論過理事會是否有權處理此項問題一事,理事會將此項目列入議程,就是決定了那是應該由它處理的事項。葡萄牙似乎再度企圖把我們扯入無謂的討論,雖則鑒於早先所作的決定,此舉已無必要。事實上,由於安哥拉情勢惡化,顯然理事會完全有權把此事再當作緊急事項加以審議。

四. 我們用不着對於此項極為明顯的事實再花費精力。不管拉扯到多少不相干的枝節,不管有多少人,不願面對現實,事實仍然是事實,安哥拉情勢對於國際和平及安全的確是一種可能的威脅,因此,這是一項應由安全理事會審議的問題。安哥拉問題決非一項內部問題,而是一項威脅非洲廣大區域的問題,因此毫無疑問是對國際和平及安全的一種可能的威脅。由此可見,對於理事會審議此事的權力所表示的此種抗議是毫無根據的。

五. 安哥拉問題在三個月之內促請聯合國注意已達三次。在三月間，此項問題為安全理事會所據有；在四月間，提出於大會；目前又向安全理事會提出。因此，本組織各會員國對此問題的關心是極為明顯的。實際上，本組織各會員國認為安哥拉情勢是一項極為迫切的問題，也是極明顯的事。經本組織四十三個會員國簽字的一九六一年五月二十六日函〔S/4816 and Add.1〕便確切證明了它們重視安哥拉問題，認為此項問題是對國際和平及安全的一種嚴重的威脅。

六. 我們都知道雖然遞送新聞報告受到檢查，然而所接到的此類報告，無一不提到成千成萬的人士遭受屠殺。不僅如此，此種殺害仍在繼續進行，違反人權及基本自由。

七. 此外，我要引證一九六一年五月二十一日紐約時報雜誌所載一篇文章。這篇文章是“外交季報”(Foreign Affairs)的編輯 Mr. Hamilton Fish Armstrong 所寫的。這是他對於當時情況所說的話：

“因此兩股力量發生劇烈衝突——一股力量地位穩固、頑強、勇敢，願為維護傳統竭盡其殘酷之能事，抱着十九世紀的觀念在二十世紀中盲目地生活下去；另一股力量自叢林中蜂擁而出，埋伏着等待廝殺，對於白人或黑人的生命均毫無憐惜，為首次的成功所陶醉，對於明天極有把握。”這是一個能夠走近慘劇發生地點的人所說的話：Mr. Armstrong 是在訪問西非兩個月回來以後寫這篇文章的。

八. 至於世界輿論，最近致安全理事會的信簽字的會員國如此之多，而且其他方面對於此點表示熱烈同情，這個事實便是極有力的證明。誠如一九六一年五月十一日曼徹斯特導報週刊在標題為“安哥拉的反叛”的社論中所說，此種情況：

“代表殖民主義臨死前的掙扎；對於葡萄牙人，那是蔑視他們的教化使命，必須以堅決態度對付，即使須使用放火趕他們出來或‘像打獵似地’追捕他們這一類不文明的方法，亦在所不惜。外界人士可以看出誰將獲勝，誰久而久之應該獲勝。”

九. 錫蘭代表團在辯論的此一階段發言，主要目的在強調指出任何企圖如果目的在阻撓今日世界上未獨立民族走向獨立的演進，都是徒然的。錫蘭代表團重複它在一九六一年三月十日安全理事會一次會議中所說以下的話：

“四百五十年的殖民歷史，正在數十年中翻轉過來，這個過程的最後階段已在非洲到達，非洲正在發生巨大的社會和政治變革。安哥拉也許是殖民主義最後堡壘之一。可是這個堡壘也一定會傾覆，並且非傾覆不可。”〔第九四三次會議，第五十二段。〕

地球上沒有一個力量能夠阻擋這個演進的程序，而且對於全體人類，這一點愈早認識愈好。在目前的時代中，未獨立民族臻達獨立是我們生活之中確切的事實。採取反對的立場便等於採取徒然的毫無希望的立場。我們必須跟着我們生活其中的時代移動。

一〇. 為說明我們這個時代的思想起見，可以提到兩個文件，這兩個文件隨着歷史的演進，將成為各國對於我們這個時代的思想的兩大貢獻，我所指的當然是一九四八年世界人權宣言和一九六〇年關於准許殖民地國家及民族獨立之宣言。關於安哥拉人民反殖民主義的奮鬥，我特別要引證後一宣言中的三段——即正文第二段、第三段及第四段。這三段中說：

“二. 所有民族均有自決權，且憑此權利自由決定其政治地位，自由從事其經濟、社會及文化發展。

“三. 絕對不得以政治、經濟、社會或教育上之準備不足為遲延獨立之藉口。

“四. 對未獨立民族之一切武裝行動或各種壓制措施概應停止，使彼等能和平自由行使完全獨立之權利，其國家領土之完整應受尊重。”〔大會決議案一五一四(十五)。〕

這幾條成為對聯合國所有會員國在道義上具有拘束力的信條，特別是由於這項宣言係經大會在沒有一國投反對票的情形下通過的。

一一. 現在我願對於訪問 Mr. Salazar 的報導表示幾點意見。這項報導載見一九六一年五月三十一日紐約時報。其中有一註釋，說明所述及的問題是在訪問總理以前提出的，所作答覆則用書面方式。再則，我們獲悉，紐約時報所載英文翻譯是一項可以作準的翻譯。我之所以反覆述及此種細節，目的在強調我們此地據有可以作準的文件，因此不能指控我們根據所謂捏造的內容決定對此問題的意見。

一二. 根據訪問報導可知部落行政當局管轄之下的全部土著人民為四,五八三,八三三人。白人與黑白混血種，再加上“同化”的土著人士，共計二七一,三八

六人。就百分比而言，這等於說，全體人民百分之六享受公民權利，而百分之九十四則未享有公民權利。

一三．根據這項報導，葡萄牙當局顯然承認今日變更的速度甚為迅速。我願引證訪問報導中以下有關的話：

“誠然，今日社會演進的速度遠較已往為迅速，但是此種情形並不容許在幾個月內或甚至短短幾年內達到其他社會過了幾個世紀才得到的成就。”

這一句話中頭一部分承認今日社會演進的速度確已增加，實在使人欣慰。但是，其第二部分含有在面對公認的歷史事實的時候抱着自滿的態度之意，又未免使人遺憾。無論如何，我們不能忽略葡萄牙人與安哥拉接觸至少已經五個世紀的事實。因此，所謂沒有足夠的時間從事適當的演進之說是不能為錫蘭代表團所信服的。我們認為從可以利用的時間來看，這個領土的進展幾乎等於零。

一四．此外，這次訪問中又有以下的話：

“承認公民權的法律幾分鐘內即可擬就，立刻可以頒佈；但要培養一個公民，即充分並真實成為文明政治社會一份子的一個人，則需要幾個世紀。”

關於此點我們又要說葡萄牙當局即照他們的標準來說也有其所需要的幾個世紀，但亦未完成他們自己負起的任務。葡萄牙人統治了安哥拉將近五個世紀以後，同化的人民僅七〇,〇〇〇人，佔全人口百分之二，這對於葡萄牙承擔的所謂使命實在是一個可悲嘆的註釋。

一五．我甚至願照訪問中所說，承認這項自己負起的任務在十九世紀才開始真正認真履行，和所說其他歐洲國家在類似環境之下一樣。即使是那樣，在安哥拉所獲成就還是遠較那些其他國家所能自誇者為少。因此，我們仍然可以說，“同化”人民百分之二之數對於葡萄牙自己指派的所謂任務仍是一個極可悲嘆的註釋。

一六．有人指出，此一極低的百分數係由於為保護“仍在部落行政當局管轄之下的人民”所採的行動，而且所引證的百分之二之數祇是“同化”人民的第一代，而非第二代。不管如何說法，總不能否認若從成就來看，或者不如說從沒有成就來看，安哥拉的葡萄牙行政成績可說全然失敗。在訪問的報導中顯然承認此種失敗，其中說：

“無論如何，在此方面必須有所作為，即使是放棄制度的基礎亦所不惜，因為我們過去可能失於過分謹慎及容忍。”

一七．錫蘭代表團促請注意的一點是，借用業經引證的訪問報導中的話來說，在安哥拉必須有所作為，而且必須配合工作之廣大，符合當今的趨勢。我們恐怕如不採取挽救安哥拉情勢的適當步驟，便會演變成——事實上已經極為明顯——不堪言狀的痛苦，而引起涉及維持國際和平及安全的種種問題。

一八．錫蘭代表團曾在早先審議這個問題時發表過詳細言論，因此我不擬再花費理事會更多的時間。在此階段，我們要強調指出如果企圖剝奪居住非洲廣大地區人民所應有的自由生存及發展本身社會型式的絕對權利，危險之大實在不堪想像。

一九．理事會所據有的錫蘭與賴比瑞亞及阿拉伯聯合共和國共同提出的決議草案〔S/4828〕是不待說明的。我們請求理事會審議，並願理事會加以支持。

二〇．Mr. JHA(印度)：讓我首先感謝安全理事會主席及各位理事邀請印度代表團參加工事會這個重要的討論。

二一．印度代表團與其他四十二個國家共同提請理事會審議安哥拉情勢，把它當作一項緊急事項〔S/4816 and Add.1〕處理，並請求參加辯論，此一事實表明我們的沉重的、而且可以說是迫切的責任感，同時表明我們了解安哥拉發生的情勢是極為嚴重的。因為，在我們看來，此種悲慘的情勢具有重大意義，不僅對世界上仍為爭取自由而奮鬥的千百萬未獨立民族如此，而且對於凡是了解自由作為世界和平的必要因素所具價值的人，及所有對殖民國家葡萄牙企圖壓制安哥拉非洲人民的解放運動所採殘暴行為深受震動的人，也是如此。

二二．我們當能記得，約在三個月前，賴比瑞亞代表團在安全理事會提出過安哥拉問題〔第九三四次會議〕。安全理事會討論了此項問題，但不幸祇因幾票之差未能通過一項決議案〔第九四六次會議〕。那一次所提決議草案〔S/4769〕措辭甚為溫和，其中僅規定依照憲章第二十九條指派一個小組委員會，並促請葡萄牙當局在安哥拉實行改革及措施，以確保安哥拉人民參加本國事務，並作為依大會關於終止殖民主義及准許未獨立民族獨立之決議案一五一四(十五)將權利移轉於安哥拉人民之第一個步驟，上述決議案係去年經大會一致通過。

二三。嗣後，此項問題又提到大會第十五屆會第二期會議，此事勢在必然，因為歷史上的自由運動及其引起的世界反應是不容許抑壓或受到阻礙的。大會本着明達的態度在第二期會議中以絕大多數票通過了一項內容極好的決議案。

二四。我們當能記得，此項決議案〔一六〇三(十五)〕在實體上是與安全理事會未能通過的那項決議案相同的，祇有兩個代表團反對。葡萄牙拒絕參加大會的辯論。葡萄牙的不參加與它對於聯合國憲章責成一個殖民國家負起的責任所抱整個態度完全相符。許多年來，葡萄牙拒絕依據憲章第七十三條(辰)款遞送關於其所屬殖民地的任何情報，對於此種殖民地，葡萄牙美其名一律稱為海外行省。與負責管理非自治領土的聯合國其他會員國不同，而且不管大會決議案一五四二(十五)，葡萄牙對於勸告、呼籲、批評一概置之不理。

二五。在那項決議案中，大會在經過充分考慮以後，特別是經過對如何確定遞送非自治領土情報的義務是否存在提出過若干原則的六國特別委員會加以審查以後，決定所謂葡萄牙海外行省實際上確係非自治領土或殖民地。對於此類領土或殖民地有遞送情報的義務，同時，聯合國憲章第十一章的整個原則——其中明說此種領土係一項神聖信託——也同樣適用。但是，葡萄牙仍然堅決拒絕遞送情報，同時拒絕參加非自治領土情報審查委員會。

二六。根據葡萄牙代表三月間在理事會所作陳述和葡萄牙拒絕參加大會嗣後對此事的審議這個事實來看，顯見葡萄牙並無改變其所採立場之意。我們祇須提一提葡萄牙代表三月十四日在安全理事會曾說：“葡萄牙人在非洲已有五個世紀，他們準備留住下去，不惜任何代價。”〔第九四五次會議，第一五六段。〕葡萄牙決定不惜任何代價壓制安哥拉的解放運動，此一事實昭然若揭。實際上，在此方面可能想像得到的恐懼都已實現，自從通過大會決議案以後，安哥拉發生了真正大屠殺。雖有嚴格檢查及驅逐許多外國記者和新聞社代表一類事實，從安哥拉滲透出來的消息說明，葡萄牙當局及在當局知情及縱容之下的歐洲人，違反了最基本的法律觀念，從事於屠殺成千成萬非洲人的工作，那些非洲人的唯一錯誤是要求獨立並企圖掙脫殖民統治的重壓。此種暴行引起了全世界的憤慨，各國政府的領袖及輿論，尤以非洲及亞洲為然，一致譴責此種橫暴行為。整個非洲和所有非洲人民對於他們在安哥拉的同胞遭受屠殺都深為激動，憤慨無已。

二七。究竟是些什麼因素迫使聯合國會員國幾近半數在大會通過決議案不久以後即行催促安全理事會採取行動是什麼原因？不但引起安全理事會的注意，而且使理事會必須採取適當行動呢？

二八。正像我早先所說，葡萄牙的態度是完全不與聯合國合作。葡萄牙方面毫無願意依照一九六一年四月二十日大會決議案一六〇三(十五)採取實行改革、採用普遍選舉制度一類行動的表示。相反地，在最近七八個星期中，雖然受葡萄牙的嚴格檢查，大規模屠殺的消息終於透露到外界。在五月底時，據英國刊物的估計，最近幾週來由於葡萄牙對付安哥拉人民的行動，非洲人被殺死者約兩萬人至三萬人。根據“新政治家與國家”雜誌，“已有實際上手無寸鐵的非洲人三萬五千人左右遭機關鎗及汽油彈殺死”。一位作者在獨立保守派週刊“旁觀者”引證二萬人之數，認為那是“透過恐怖檢查的顯然最可靠數字、但決非最高數字”。一個極有地位的週刊“經濟學人”說，非洲人橫遭殺害，數目“成千成萬”。英國“每日鏡報”最近曾訪問安哥拉的一位通訊員在一篇標題為“安哥拉的苦惱”的文章中說：

“在過去幾週內，成千成萬的非洲人在葡萄牙殖民地中因猛烈的反叛及殘酷的壓制而遭殺死。葡萄牙人說已經屠殺了三萬個非洲人，包括男女及兒童在內。”

那位通訊員接着說，“非洲改變之風一變而為一種死亡和毀滅的猛烈颶風”。

二九。另一英國報紙“每日先鋒”一九六一年五月十六日刊中載有一篇文章，標題為“下雨之後——恐怖”，其中說：

“現在雨季已經停止，在葡萄牙殖民地安哥拉境內，非洲過去聞所未聞的暴動和恐怖瞬息即將來到。因為具有現代武裝配備的葡萄牙軍隊及航空員二萬五千人即將對該國北部武裝不齊全的非洲叛徒——估計在二十五萬人左右——發動一種“死亡或投降”的戰事。過去八週的死亡人數——歐洲人九百人被暗殺，被擊斃或汽油彈燒死的非洲人可能在二萬人左右——若與此項宣佈的戰事開始時的狀況比較一下，恐怕就顯得微不足道。”

三〇。請注意，此類估計數字出自一個普通被認為葡萄牙最老的盟國的刊物，而那些刊物本身是極有地位的，決不能指控它們對葡萄牙存有偏見。根據“紐約時報”的一項快報，迄至五月二十五日里斯本發表的官方數字說明，非洲人被殺死者八千人，此外並有葡

萄牙白人及所謂“忠貞非洲人”一千人被殺死。根據報界的記載，我們幾可斷言，被殺死的非洲人官方數字估計過低，而由於明顯的理由，葡萄牙白人及其他非洲人一千人之數倒可能過於誇張。

三一。我並不願意從其他報紙及報導宣讀可怕的詳細內容，使理事會感到厭倦，其中有許多內容業經賴比瑞亞、阿拉伯聯合共和國、蘇聯及錫蘭代表引證。事實上，根據傳達到外界的關於安哥拉情勢的稀少新聞，顯見安哥拉境內確已發生對安哥拉人的大屠殺。誠如尼赫魯總理最近所說：“這是屠殺——純粹是屠殺——並無什麼情有可原之處。”

三二。這是葡萄牙當局與安哥拉境內的葡萄牙人聯合行動的一種結果，凡是曾在殖民地環境中生活過的人都知道兩者是分不開的。怪不得有難民將近八萬人自安哥拉逃出來，在剛果共和國要求庇護。葡萄牙曾經而且繼續派遣大批武裝增援部隊進入安哥拉，那是一種公開的秘密。目前據說在安哥拉的現代化武裝配備齊全的葡萄牙軍隊至少有二萬五千人，而且葡萄牙的武裝隊伍曾對非洲人民恣意投彈、轟炸及殺害，並且燒毀村鎮。葡萄牙白人共計二十萬人，葡萄牙當局容許或默許他們隨意橫行霸道。

三三。Mr. Hamilton Fish Armstrong 是“外交季報”雜誌的編輯，最近自西非返回。他在一九六一年五月二十一日“紐約時報雜誌”所載一篇文章中指出：

“軍用飛機轟炸非洲人的村莊，平民武裝起來不僅是爲了自衛而且是爲了報復。軍民合起來至少爲了每一個被害的葡萄牙人解決了五個非洲人。”

三四。對於安哥拉人民中有若干份子在安哥拉各地殺害過許多葡萄牙人這一項事實，有人說過不少話。我們固然不能容許殺害平民，不管是誰，但我們應該了解安哥拉人民的苦況。他們受着箝制、殘酷的剝削和最無情的強迫勞動制度，被剝奪參加本國政府的任何權利，在本國之內因受束縛而有陌生人的感覺，對於安哥拉同胞大批遭殺心中憤慨不堪忍受，因此他們之中有許多人認爲唯有訴諸武力從事報復，這一點還有什麼可怪嗎？實際上，愛好和平的非洲人安哥拉人民在受葡萄牙幾百年統治以後，尚處於目前的苦況而爲爭取應有權利被迫訴諸武力，這一事實本身便是對於葡萄牙統治安哥拉的最大譴責，而且證明了葡萄牙殖民制度的嚴厲。對安哥拉人的屠殺，在近代殖民主義的歷史上實無前例。葡萄牙已展開了壓制及消滅安哥拉土著人民的殖民戰爭。

三五。這些都是實際情形；是聯合國面對的事實，國際社會不能忽視。我們不能忘記的是，犯此種暴行，此種等於殘害人羣罪的屠殺者是因簽訂聯合國憲章及依大會決議案一五一四(十五)對安哥拉人民接受神聖信託的一個殖民國家。

三六。葡萄牙代表在安全理事會發表過許多言論，認爲聯合國及安全理事會無權討論安哥拉之情勢。他說安哥拉情勢完全是一項國內問題，因此，根據憲章第二條第七項不應加以審議。他的結論是，葡萄牙當局在安哥拉的行爲，無論是否從事屠殺，他人不得干預，甚至聯合國亦不得干預。

三七。我們不得不指出，此種意見是過時的、而且是近乎中世紀的心理。此種說法是由於完全不了解人權觀念所發生的改變及釐訂聯合國憲章所根據的基本原則。除開最近兩三個世紀內，尤其是最近二三十年內所獲科學及工藝進展以外，人類的思想、國際間的思想 and 民族與民族之間的國際行爲標準都已發生了重大的改變，即使我們不得不承認人的進步不及科學成就的速率那末快。

三八。聯合國憲章本身是此種改變的結晶。我們很可以提一提草擬憲章所本的崇高思想。史末資元帥在金山說過以下的使人不能忘記的話：

“新憲章不應祇是防止戰爭的法律文書。我願建議憲章一開始時便應在弁言中載明一項關於人權及共同信念的宣言，由於此項信念，盟國人民才能繼續其爲維護此類權利及此項信念的堅苦長期奮鬥……

“讓我們在這個人道新憲章中表示我們所具信念，從而向全世界及後代宣佈，這不僅是國與國間武力的殘酷鬭爭，就我們而言，在生死的鬭爭後面，還有道義的鬭爭，理想的展望，對正義的信念及維護人類基本權利的決心，以及在這個基礎上爲將來尋找更好的更自由的世界……

“我們努力爭取的和這樣盡力維護的和平，是一種爲求人與人間及國與國間正義、光榮及公平相處的和平。任何其他和平都值得我們過去和將來有準備再提供的犧牲，也值得我們願在這個憲章之下承擔的重大責任。”¹

三九。兩次世界大戰的苦惱和辛苦工作的最重大的後果之一是迅速體會到人類價值並了解人權及基本

¹ 聯合國國際組織會議，P/13。

自由對於維持世界和平的重要。今日，由於大眾新聞媒介及世界通訊，世界人權宣言弁言總得非常恰當的所謂“人心”已經培養起來。毫無疑問，在安哥拉所發生的事情，壓制安哥拉人民願望所施的殘暴行爲，使人心震憤，而任何引起此種結果的舉動都必然成爲國際磨擦及衝突的原因。

四〇．今日，解放運動激起了廣大的同情。非洲民族主義不僅激發了許多非洲人。非洲人爲求成爲本身命運的主宰而奮鬥，並非處於孤立的地位。他們要在非洲土地上肅清殖民主義的決心得到廣大亞洲幾萬萬人的堅決支持，同時，如果我可以這樣說的話，他們亦獲得北美、拉丁美洲及歐洲輿論大部分的支持。現在已有若干非洲國家毫不隱瞞地決計要以一切可能方法，包括必要時供給武器在內，幫助安哥拉爭取自由的戰士，並要採取片面行動對付葡萄牙。由此可見整個情勢具有高度的爆炸性；實係國際磨擦的一個可能的來源，而且是國際和平及安全的一個威脅。

四一．葡萄牙代表在聯合國一再說安哥拉和其他葡萄牙殖民領土是葡萄牙的“海外行省”。此種解釋每一次都被駁斥，足見其毫無根據。可是，葡萄牙似乎可憐地堅守此種業經推翻的虛構理由。事實上，在經六國特別委員會（該委員會曾擬訂現在著名的十二項原則，憑以確定是否有義務遞送憲章第七十三條（辰）款規定之情報）審查之後，大會在其決議案一五四二（十五）中決定在非洲及亞洲的所謂葡萄牙“海外行省”是憲章第十一章所稱非自治領土。在經大會以決議案一五四一（十五）通過的十二項原則中，曾循六國特別委員會的建議作下開規定：

“原則捌

“與一獨立國合併，應以前非自治領土人民與所併入之獨立國人民兩者間完全平等爲準則。兩領土人民應享平等地位與公民權利，並在基本權利與自由上，享受平等之保障，不分畛域，毋有歧視；兩領土人民應在政府各級行政、立法及司法機關內，於代表權及實際參加上，享有平等之權利與機會。

“原則玖

“合併之實現應有下列情形：

“(a) 合併之領土應已達自治之前進階段，具有自由之政治體制，其人民已有能力循週知與民主之程序而爲負責之抉擇；

“(b) 合併應爲領土人民於充分明瞭其地位之變更之情形下自由表示意願之結果，其意願之表達係經由公正主持之週知及民主程序，並基於成年人普選制度。聯合國認爲必要時可監督此種程序。”

四二．就安哥拉而言，顯然原則捌及原則玖所列條件均未履行。除開僅佔安哥拉人民極小部分的“同化”人以外，安哥拉人民並未享受基本公民權利，亦未參加本國政府。葡萄牙片面宣稱安哥拉及其在非洲及亞洲的其他殖民領土爲葡萄牙的一部分之說祇是一種荒謬的法律上的虛構。

四三．一個殖民國家依照憲章第十一章對非自治領土居民承擔神聖信託，便必然對聯合國負有責任。在過去二十年中，世界對於殖民主義採取愈來愈爲堅強的態度。在戰後期間掙脫了殖民桎梏的民族與國家對於未獨立民族的自由問題表示的意見日益明確，而且確實地影響了國際上對殖民制度的看法及態度。此種發展的一個里程碑是萬隆會議宣言，其中說：“使任一民族受征服、統治及剝削係否定基本人權、違反聯合國憲章而且妨礙世界和平與合作的推進”。

四四．這是亞洲與非洲的呼聲，世界一半人民的意見的一致表現。萬隆宣言係於一九五五年發表，刺激了並影響了國際關係的發展途徑；五年以後，大會於一九六〇年十二月十四日經絕大多數投票贊成在其現已著名的關於准許殖民國家及民族獨立的決議案一五一四（十五）中確認此點。因此，具有征服、統治及剝削作用的殖民主義現已不再成爲一個受主權舊觀念束縛的問題。根據今日世界的進步觀念，殖民領土的主權應歸人民而非母國。由此可見殖民主義是一個世界問題——我們這個時代最大的兩三個問題之一——因此，旨在使殖民主義繼續下去的殖民戰爭，如葡萄牙在安哥拉所採行動，必然是一件國際上關切的事項，引起國際磨擦的可能因素，而且是對國際和平及安全的威脅。

四五．我願在此引證總理尼赫魯的話，他在述及情勢的其他因素時說：“在安哥拉發生的事超出人類容忍及政治容忍的程度遠甚”。安哥拉情勢是安全理事會理應採取行動的一種情勢。

四六．因此，總括而言，安哥拉情勢有下列幾項嚴重的因素：第一，屠殺唯一錯處爲渴望自由的成千萬土著係公然違反人權；第二，葡萄牙軍隊與其他

方面在非自治領土內從事此種暴行實等於從事壓制安哥拉人民的殖民戰爭，那是違反聯合國的道義上的原則的，此類原則業經明白地揭載於憲章，並經關於殖民的決議案詳加確認，其中第四段規定：

“對未獨立民族之一切武裝行動或各種壓制措施概應停止，使彼等能和平自由行使完全獨立之權利，其國家領土之完整應受尊重。”〔決議案一五一四(十五)。〕

第三，安哥拉人民博得的廣大同情，整個非洲對於盲目殺害非洲人民引起的憤慨和非洲各國人民與政府為制止此種殺害所抱決心；第四，在安哥拉所施行的違背人心的暴行對聯合國是一種道義上的挑戰；第五，剝奪安哥拉非洲人的基本公民權利，包括他們積極參加安哥拉政府的權利及機會在內；第六，安哥拉人民，和仍受壓迫的其他非洲人民一樣渴望自由，在並無他法申雪不平的情形下必然訴諸暴動。

四七．由於上述種種因素，安哥拉情勢成爲一種高度爆炸性的情勢，足可引起國際磨擦，而且是對國際和平及安全的威脅。在我們看來，安全理事會必須對此事採取行動。安全理事會的行動可能使一切情形爲之改觀，遏制葡萄牙當局在安哥拉境內的殘暴行爲，並引導葡萄牙立刻發動大會決議案一五一四(十五)中述及的那些引導安哥拉人民走向自由及政治獨立的程序。唯有發動此類程序安哥拉才有和平的希望，同時，印度代表團希望葡萄牙的友國與盟國勸它改變至今所採取的那種消極的不妥協的態度。

四八．倘若安全理事會因某種原因而不能採取行動，我們恐怕安哥拉及非洲大部分所引起的後果可能極爲嚴重。關於此點，我們必須指出，葡萄牙殖民統治者企圖從其盟國及與若干大國締結的軍事同盟獲得支援。葡萄牙以其在北大西洋條約組織（北大西洋組織）的會籍爲掩護，在聯合國能够分庭抗禮，常常得到與它結盟的大國的支持。這不是談論今日世界到處密佈的軍事同盟的場合，而且我也並無此意，但是我認爲有關方面應該了解，像北大西洋條約組織一類同盟，過去被用以維護葡萄牙殖民主義，在非洲及亞洲千百萬人民的心目中可說已經名譽掃地。幸而在最近幾個月中若干大國已體會到北大西洋條約組織同盟有被與葡萄牙殖民制度混爲一談的危險，這是一種使人欣慰的現象。印度政府欣然歡迎美國改變政策的表示，美國在三月間舉行的安全理事會中支持關於安哥拉的決議草案〔第九四六次會議〕，而且嗣後又在大會中照樣

支持。² 我們希望其他有關國家能了解安哥拉情勢的真相。當然，一國有與另一國結盟的自主權利，但是如果讓政治上或軍事上的同盟妨害對於殖民主義之存在所引起的重大問題應有的正確了解，則在我們看來是無補於國際合作及協調的。世界必須承認，這個世紀在人類歷史上將成爲聽到殖民主義的喪鐘，看到殖民主義壽終正寢的一個時代；殖民主義消失得愈快愈平順，對於所有關係方面及世界和平愈好。

四九．安全理事會據有的決議草案〔S/4828〕在我們看來似係一項良好的草案，印度代表團充分加以支持。我們認爲安全理事會鑒於一切情形照理本來可以採用一項措辭更爲強硬的決議案。我們了解大會已循決議案一六〇三(十五)指派一個小組委員會。我們認爲安全理事會如爲本身目的利用一個小組委員會是極有見識的舉動：換言之，可請這個小組委員會從事調查，並向安全理事會及大會具報。我們認爲情勢嚴重，需要這個委員會儘速提出報告。我們相信葡萄牙當局對於小組委員會前往安哥拉必可給予必要的便利。在我們看來，調查應該徹底，俾安全理事會接到小組委員會的報告後便可作成明確的結論。同時，安全理事會倘不請葡萄牙當局停止殖民戰爭並不再繼續壓制措施，不免怠忽職務，因爲我們認爲，在安哥拉境內的壓制行動如不停止，勢將引起一連串的反響，不但安哥拉，而且其他區域亦可能牽入流血的衝突。實際上，爲應付安哥拉情勢，安全理事會至少應該通過此項決議草案。

五〇．Mr. DADET(剛果, 布拉薩市)：Salazar 政府的殖民地部部長 Mr. Adriano Moreira 最近視察殖民地歸來在里斯本厚着臉皮說：“在安哥拉所發生的是侵略行爲，其目的是明顯的——殘害人羣”。

五一．我們知道安哥拉境內真實情況的人認爲 Mr. Moreira 的整個陳述祇是一套無恥謊言，顯然說明了葡萄牙獨裁者 Mr. Salazar 的心理，並且說明了 Mr. Salazar 那個法西斯主義的及壓制安哥拉革命的極端殖民主義的政府所採計劃的用意何在。

五二．可見，照里斯本政府殖民地部部長所說，是安哥拉人民在蓄意消滅在安哥拉境內的所有葡萄牙國民。因此，依照 Mr. Moreira 所說，是安哥拉人在對葡萄牙人民侵略。Mr. Moreira 現在唯一要做的事是建議 Mr. Salazar 請聯合國干涉，以制止安哥拉對葡萄牙

² 大會正式紀錄，第十五屆會(第二期會議)，第九九二次全體會議。

的侵略行爲。Mr. Salazar 及其政府想必深信全世界都是腦筋簡單的。事實上每一個人極爲明瞭，在安哥拉及卡賓達所發生的不再是所謂清除或掃蕩戰事，而是 Mr. Salazar 極其兇猛地發動的對付安哥拉人民的戰爭，其所採方法是大家都知道的。像 Vera Cruz 一類定期輪船變成了軍隊運輸船，在安哥拉卸落具有現代配備的軍隊；此類軍隊不久即將數達兩萬。在安哥拉本境之內，我們看到所有兵役年齡的葡萄牙公民均已動員起來，在安哥拉內的或自葡萄牙遣往的空運軍隊參加戰事行動，當地新民團組織了起來，並迅速加以訓練，大批現代武器運往安哥拉，並準備設置新軍略基地——這便是實際上發生的情形。

五三．在政治方面，自 Mr. Salazar 進行攻擊以後，他常常改組內閣，把他的私人——他認爲有把握控制的、同意積極地殘酷地執行他的消滅安哥拉人之命令的那些人——安放在重要位置上，這種情形是不是真實的呢？隨從 Salazar 的人喧嚷並明白宣佈他們準備爲使安哥拉繼續置於葡萄牙殖民制度之下戰鬪到最後一個人爲止，因爲安哥拉這個殖民地是葡萄牙和 Mr. Salazar 存在的理由，這種情形是不是真實的呢？

五四．但是我們剛果共和國(布拉薩市)，像所有其他非洲國家公民一樣是安哥拉人的兄弟——我們昨天是殖民地人民，今天已獲得獨立——我們很知道，而且深深感覺到 Salazar 政權在非洲所犯殘暴行爲。

五五．葡萄牙企圖使我們相信對葡萄牙實行殘害人羣的是安哥拉人，它這種話想欺騙誰呢？

五六．Mr. Salazar 在他所發表的若干陳述中說到在安哥拉境內的侵略，說到對葡萄牙的戰爭，以便對葡萄牙人民及全世界的辯護動員軍隊對付一個非洲民族的行動，而後者雖然應付戰爭的資源有限，卻已逐漸贏得愛好正義、和平及自由的那些國家的同情與敬慕。

五七．因此，我們說在安哥拉境內有戰爭存在，而我們所經歷的這段插曲祇是這個戰爭的一個階段。Mr. Salazar 的殖民主義的新聞社，忠實地執行他的淆亂視聽的策略，竟發出下述一類報導，足以顯然表明它並不尊重事實的真相：

“維持秩序的軍隊已把安哥拉首府四二五公里以東馬蘭嘉附近形跡可疑的集中在一起的非洲人分散了。

“同時在北部，來福鎗射手、傘兵及步兵部隊在躲藏叛徒的納加吉區域黑人村莊內實行大規模的肅清戰事。葡萄牙軍隊俘虜了許多人。在登巴

區域內，有一個非洲人的村莊受了歹徒攻擊數小時，後者終於遭受嚴重損失而撤退……”

五八．這是我們可自葡萄牙每日發表的戰事公報中得到的報導。你們可以斷定在此種情形中真相總是被小心掩藏起來。因爲葡萄牙新聞公報每天都謹慎避免發表被殺的人民、被剖腹的婦女及被殘害的兒童人數。葡萄牙在其兵士在安哥拉登陸時將許多葡萄牙家庭遣送回國。Mr. Salazar 談到侵略及對付葡萄牙人民的戰爭。在葡萄牙新聞社發表的每日公報中我們可以看到若干事實，說明了誰是真正侵略者。

五九．在這種情形之下，難道 Mr. Salazar 認爲他可以使我們相信，因爲安哥拉是葡萄牙一個行省，這祇是一件關涉葡萄牙政府的事情嗎？這是我們所不能了解的。葡萄牙代表在此地經常談到葡萄牙的行省安哥拉，而葡萄牙的一個新聞公報上實際上說“葡萄牙軍隊俘虜了許多人”。來自何國的俘虜？難道是葡萄牙人彼此俘虜嗎？

六〇．我們看到過許多內戰。但在我們看來，那些內戰和目前 Mr. Salazar 政府與英勇的安哥拉人民之間發生的事並無相似之處。在安哥拉境內，有一整個民族，一個黑人民族，現正爲爭取自由而奮鬥，有一個外國政府對它派遣遠征軍，那個政府的領袖並不掩飾這是戰爭。

六一．真相是，Mr. Salazar 比較過去更有決心殺死非洲人；對於願意聽他的話及相信他的那些人，他的生硬的藉口是說他在對抗共產主義。

六二．林肯總統說過一句不朽的話，“你有時可以騙住所有的人，你甚至可以永遠騙住有些人，但是你不能永遠騙住所有的人”。Mr. Salazar 不久就會遇到出於意料的事，因爲他斷不能長此欺騙世界輿論。Mr. Salazar 說他在安哥拉是對共產主義作戰，這顯然是極不真實的話。如果我們向 Salazar “教授”指出，你要切實對付一個罪惡，你便應該斬草除根，這決不是什麼新的意思。爲什麼 Mr. Salazar 不直接攻擊蘇聯呢？

六三．葡萄牙在它的全部歷史中從未在一個戰爭中撐持下去而成爲勝利者，難道現在突然要在非洲一露頭角，對付祇是要求自殖民桎梏中和平解放出來的人民嗎？難道差不多每天都被殺死的無辜黑人兒童是共產黨員嗎？Salazar 的槍彈是否曾在被他的殘忍的葡萄牙兵士在安哥拉境內殺死剖腹的孕婦身上發現共產黨員證？

六四．但如 Mr. Salazar 硬要把安哥拉國家主義者當作共產黨員，其他非洲人也會參加他們，也成爲共

產黨員，如果共產主義是解放受外國統治的人民的唯一有效方法的話。

六五。卡賓達及安哥拉境內事實演變情形使剛果共和國(布拉薩市)政府得到以下的結論：在為爭取獨立——換言之，即求達多數非洲國家業已享有的地位——而奮鬥的這些非洲領土中所發生的事件現已成為大家所關切的事項，因此不可能引起錯誤的解釋。一直到葡萄牙政府對國家主義者的運動採取一項積極的流血的政策以前，我們原可希望可以勸它依循一項漸進政策，以安哥拉及卡賓達人民的自決為最終目標。我們曾有機會與許多安哥拉及卡賓達難民談話，因此我們更為關心，在我們看來，葡萄牙共和國似係在 **Mr. Salazar** 的領導之下靜悄悄地從事一項清算政策——第一個對象是卡賓達人民，俾以那個圍地作為對安哥拉的軍事據點。在我們看來，此方面的情況似可概括說明如下：卡賓達圍地人口在六七萬人左右。其中有七千人以上避難於本國，另有若干人避難於剛果(雷堡市)。因此我們可以說，全部人口已有百分之十二至十五從葡萄牙的壓制逃走。結果，尚有五萬人至五萬五千人留在卡賓達，其中三萬五千人以上是兒童。留在卡賓達的成年男女在一萬八千人至二萬人左右。我們不能不顧到一個可能，即 **Mr. Salazar** 的政府所採政策係走向實際的殘害人羣，然後把葡萄牙人安頓在那個圍地中——使它最終與哥阿一樣成為葡萄牙的一個堡壘，俾可對安哥拉人民採取行動。

六六。這是 **Mr. Salazar** 對卡賓達圍地的兇暴方案。請葡萄牙代表告訴你的主人 **Mr. Salazar**，從現在起，就這項方案而言，他的失敗是必然的結果。

六七。就安哥拉而言，葡萄牙適用同一政策較為困難。安哥拉比葡萄牙本身大十四倍至十五倍，其邊界從未確定。葡萄牙要警戒全部邊界，阻止國家主義者在安哥拉境內的干涉，是不可能的事。顯然葡萄牙殖民地內的獨立運動現在力量越來越大，葡萄牙代表企圖使我們相信安哥拉境內有所謂一種“因葡萄牙安哥拉行省北部存在的情勢而引起的對國際和平及安全的威脅”，那是錯誤的。

六八。再則，葡萄牙代表並不相信他自己的陳述，而且明知正因為 **Mr. Salazar** 堅決拒絕採取他的最親近的朋友向他建議的預防措施，葡萄牙政治上及外交上的健康需要特別留意。因為葡萄牙是北大西洋組織的一個成員國，顯然對於大西洋的防禦擔負重要的任務。可是，對於北大西洋組織，剛果共和國(布拉薩市)僅

知其名。對於此項問題，我們與任何國家的政府均無聯繫。我國是一個毗鄰葡萄牙殖民地的獨立國家，這些殖民地中情況的演變，即僅就難民問題及難民問題牽涉的同胞團結及友善關係而言，便對我國內部有其影響，這一點是很為人所了解的。

六九。關於安哥拉及卡賓達問題，我們除了贊成非洲未獨立領土一律取消殖民政策以外，不能維護任何其他政策。此點所特別的含義是，我們必須：第一，主張受殖民桎梏的所有非洲領土應享受自決及獨立的權利；第二，請求我們所屬國際機關不在此方面採取明確態度而且採取有效步驟，使尚未獲得解放的領土臻達獨立；第三，保證我們一定支持目前為本國爭取獨立而奮鬥的那些人，因此——像我們現在這樣——對於逃避壓制、企圖在我國避難的那些人實行一種團結友善的政策；第四，公開譴責所有殖民主義政策及以我們的安哥拉及卡賓達兄弟們為犧牲對象的一切殘害人羣的企圖。

七〇。明白地說，這便是我們對殖民主義國家，尤其是 **Mr. Salazar** 的葡萄牙所採政策。我不擬再論及 **Salazar** 政府在安哥拉及卡賓達所作殘暴行為。**Mr. Salazar** 可能認為世界不知道他在那裏的作為；倘若是那樣的話，他便犯了錯誤。

七一。在一九六〇年，換言之，在殖民帝國主義存在了八十年左右以後，聯合王國及法蘭西已經准許塞內加爾、茅利塔尼亞、馬利、賽普勒斯、象牙海岸、達荷美、上伏塔、奈及爾、奈及利亞、喀麥隆、加彭、剛果(布拉薩市)、中非共和國、查德、馬達加斯加、索馬利亞自由與獨立，比利時已經承認其剛果殖民地享有主權的時候，葡萄牙，這個以航海冒險家自豪對於打散非洲黑種人應該負責任的小國葡萄牙，竟然還希望永遠奴役莫桑比克、安哥拉、卡賓達及所謂葡屬幾內亞那些注視着他們的兄弟們走向自由及獨立的非洲人民。

七二。再說，葡萄牙自十五世紀以來便一直剝削他們。不久以前，馬達加斯加、奈及利亞、塞內加爾、兩個剛果、索馬利亞一類領土都稱為殖民地。葡萄牙亦以它的殖民地炫人。但是，除開葡屬殖民地，所有這些殖民地都已成為獨立國家，試問對於這一事實作何解釋呢？請葡萄牙代表告訴我們這一點。

七三。**Mr. Salazar** 針對現代世界表示一種無恥的蔑視態度。在他看來，准許其殖民地獨立的那些國家元首毫無骨氣，祇有他才是強硬的不屈服的領袖，知

道如何在二十世紀中葉為本國維持非洲奴隸，對於後者，他欣然稱為“安哥拉或卡賓達行省的葡萄牙人民”。

七四．各位儘可試試請 Mr. Salazar 許可去看看他稱為“海外行省葡萄牙人”的安哥拉及卡賓達的人民。明白地說，他們都是可憐的人。Mr. Salazar 在此階段阻止任何人進入安哥拉或卡賓達是有他自己的理由的。我們現在處於安哥拉境內擴大戰爭的前夕。剛才我說，我們現在所經歷的一段插曲祇是這個戰爭的一個階段，並非標新立異之說，因為在這一階段，與葡萄牙代表所說者恰恰相反，問題不再是毗鄰前比屬剛果的安哥拉北部境內的小糾紛，而是幾乎擴及全部安哥拉領土的武裝衝突。關於此種情勢的新聞並非我們杜撰的；而係出自焦急的葡萄牙報界本身。

七五．自從我親眼看到我們接納的成千成萬卡賓達難民，至今還只有三星期。我們的這些非洲同胞一面等待我們幫助他們在非洲清除 Salazar 主義之後再凱旋回到母國的懷抱去，一面已自己建造了泥土茅舍，同時我們給與土地由他們現在去耕種。我國政府借給他們二百萬 CFA 法郎，挪用的經費原可用以建造幾所診療所或學校。但在困苦局面中必須首先顧到非洲人的團結。每天食物卡車訪問難民村莊，免費分配米、葛粉、香蕉及魚。

七六．我們的難胞極為鎮靜。Mr. Salazar 的行政當局，抱着不忠信的態度，狡猾地企圖與他們接觸，以便勸使他們回反卡賓達。但是所獲效果適得其反，因為逃難的人民愈來愈多；這些難民在我國境內第一次嘗到自由的滋味。

七七．我心目中仍然可以想到他們的情形，男子與他們的婦孺站在一起。每天難民的數目加多，可是他們都談到他們回家的日子。葡萄牙自十五世紀以來放逐的非洲人太多了，因此今日的非洲不能讓葡萄牙人像以前那樣行事。

七八．剛果共和國（布拉薩市）與葡萄牙間的關係，以及究竟兩者之間繼續此種關係或斷絕關係的問題，誠然迄今尚未加以考慮。我們無疑遲早會注意此事。但是，在就積極對付 Mr. Salazar 的實際措施作成決定時，我們與非洲其他國家間決不會不團結一致的。

七九．此刻差不多到處都有非洲人開會，而安哥拉問題總是審慎研究的對象。這些會議所通過的許多決議案及動議明顯地表明了非洲國家的立場。例如，在一九六一年五月九日，剛果（雷堡市）、盧安達及烏隆提的學生在雷堡市舉行的大會確定了他們對於 Mr.

Salazar 對非洲的政策所採立場。那項立場決不是對他有利。

八〇．最近在蒙羅維亞集會的非洲國家明白宣佈他們認為制止葡萄牙侵略行為應採的步驟。

八一．我們將在道義上及物質上支持安哥拉。迦納以行為來做言論的後盾，剛才已向 Mr. Salazar 表示它對於安哥拉境內的戰爭準備採取什麼立場。由於 Mr. Salazar 的殘暴行動及衝突範圍的擴大，剛果共和國（雷堡市）也抨擊葡萄牙參加簽訂的若干殖民主義者的協定。非洲學生在全世界以攻擊葡萄牙野蠻主義的方式表明他們的團結一致。也許值得促請 Mr. Salazar 注意，非洲學生代表全非洲團結一致的前途。

八二．安全理事會據有的一項決議草案[S/4828]在我國看來載有理所當然的規定。但它祇是走向我們及所有未獨立非洲國家所要求的解決辦法——即承認此類國家的國家主權——的第一個步驟。

八三．安全理事會否決了一九六一年三月所提出關於安哥拉的決議草案[S/4769]，使許多非洲人引起懷疑，他們不了解何以拒絕幫助一個民族在其本土上和平生活下去。

八四．安全理事會是聯合國的一個主要機關，聯合國存在的主要目的正是維持全世界的和平。但在非洲，在現階段內，和平的一個重大的威脅係來自葡萄牙。

八五．你們各位如果支持這項決議草案，決不是如葡萄牙代表所說犯了違法行為；他發言毫無信心，但不得不維持業經大會於一九六一年四月幾乎一致譴責的立場。

八六．我們再度懇請你們為確保非洲的和平而投票，非洲的許多國家都面臨無數的社會、經濟及文化問題。我們不要戰爭，因為戰爭不利於走向物質及精神進展途徑的任何前進步驟。

八七．我在結束以前，要宣讀今晨自安哥拉及卡賓達難民委員會接獲的兩項文件的內容如下：

“現在安全理事會即將召開會議，對於安哥拉的命運作一裁定，並派遣為此目的設置的調查小組委員會，所有安哥拉人都喘過一口氣來。他們向小組委員會的五位委員致敬，這幾位委員不僅是觀察員，而且將是葡萄牙人在三個月之內在安哥拉全境所造成靡爛局面的見證人。這幾位卓越的調查員此後便可向國際輿論方面解釋安哥拉人

民所受痛苦，他們目前已成了一種最不人道的殖民主義有計劃的滅種手段的對象。各位委員看到這種紊亂情勢會了解葡萄牙人如何的沒有信義，因為葡萄牙人，企圖把他們本身憎惡行為的責任推卸到安哥拉人身上，實係告發他們自己。他們不是在昨天還宣佈過他們的安哥拉海外行省是和平的樂園，而且說安哥拉人並不憎恨他們嗎？

“我們知道，除非極端謹慎提防，葡萄牙當局為證明他們的說法起見，會為小組委員會組織一個“導遊”——因為對小組委員會而言，安哥拉實係一個未知的領域——以便在他們的權力範圍之內竭力阻止它訪問受屠殺及轟炸影響最大的區域。

“在此種情形之下，小組委員會的調查任務便很可能受妨害，如果它的基本資料純係基於葡萄牙所作陳述的話，因為為應付此種調查經殖民主義者賄賂及訓練過的安哥拉人在違則處死的情形下不能作與此種資料抵觸的陳述。

“但是，我們認為，為求更為客觀起見，這個由我們早先的各項報導對於情況已極為熟習的委員會大可訪問下開各區域，以調查並核定我們所說情形的正確程度，那樣它便可確切知道葡萄牙人想消滅我們的人民以便奪取我們祖業的真正用心。過去各處村莊所在的地方現遭焚燒及轟炸變成荒地，都是勝於雄辯的事實。

“就北部安哥拉而言，最受影響的區域是：Cambatela、Nambuagongo、Nova Caipemba、Quitexe、Negage、Ambriz、Icolo、Catete、Bengo 流域、Cabiri、Funda 及以下各區域：Uige (Carmona)、Bungo、Sanza-Pombo、Sacandica、Beu、Cuilo-Futa、31 de Janeiro、Mucaba、Damba、Quibocolo、Mavoio (鑛區)、Quimbele、Maquela do Zombo、São Salvador do Congo 及卡賓達園地各區域。

“如不訪問這些區域，調查小組委員會便不能看到葡萄牙動員下述所有軍隊的行動規模：所有陸軍：步兵、騎兵、來福鎗部隊、葡萄牙義勇軍（一個準軍事民團組織）；海軍；空軍，包括降落傘部隊、轟炸機員及飛機；北大西洋組織所屬部隊——姑不論警察、“憲兵隊”及在安哥拉境內組合民團的所有移民及商人。

“此種可怕的軍事機器目前仍在加強，其目的在酷打、逐出及屠殺安哥拉人民，後者缺乏同等

的武器，其唯一罪惡是要求享有最神聖的天賦權利。葡萄牙曾經發誓要大膽地消滅土著居民（他們對於安哥拉土地應享的權利是毫無爭論餘地的），俾在此種殘害人羣行動後使我國成為接納葡萄牙過剩的倉庫，難道能否認這一點嗎？

“因為祇有鐘聲能自安哥拉傳出來，葡萄牙以窮兇極惡的手段企圖經由虛構的報界陳述掩飾責任，那種陳述旨在誤導世界輿論，把所有葡萄牙人可以抱着可恥態度任意對安哥拉人——包括效忠於葡萄牙人而不能逃避的那些安哥拉人在內——洩怒的屠殺罪行，推諉在它稱為“恐怖分子”的國家主義者身上。

“為了替他們屠殺安哥拉人的行為辯護，葡萄牙人指控國家主義者使用自馬他地‘藍盔’倉庫偷竊的武器。他們重視咖啡作物而草菅人命，犧牲未能逃走的少數安哥拉人，在武力威脅之下使他們成為軍事勞役團，其中的分子受軍事管制而非兵士，須收割葡萄牙經濟所倚賴的咖啡作物。

“同時，這些‘軍事勞役’團作為一種對抗國家主義者的堡壘，在後者襲擊時擋頭陣。換言之，這些可憐的人吃國家主義者及 Mr. Salazar 的外國傭兵兩者的苦頭。

“葡萄牙人對於所有森林遭受轟炸以致成千成萬難民死亡一事仍感不滿，吃滿了血，現正準備在目前乾季採取‘掃蕩’行動，在此過程中，他們將‘焚燒叢林’以消滅仍然躲藏其中的生存者。為此目的，他們已採一切預防步驟，封鎖安哥拉人的唯一安全避難所剛果聯邦共和國（雷堡市）與剛果共和國（布拉薩市）的邊境，把安哥拉人隔絕起來。

“傲倖越過邊境避難於兩個剛果共和國的那些人的情況極為可慮，因為由於數目不斷增加，他們成為兩個剛果當局日益沉重的負擔，這兩國為了團結及人道，不遺餘力減輕他們的痛苦。

“調查小組委員會於察悉安哥拉境內的屠殺情況後，如須完成使命可以就地調查這些難民的可憐情況及隨之引起的問題，諸如糧食的缺乏、流行病及由於在困苦環境中日夜長途步行以致疲乏不堪死亡率增高等等。

“安哥拉人民面臨此種情況及葡萄牙的頑固態度，仰賴國際組織聯合國請葡萄牙重行考慮其帝國主義的立場，並承認安哥拉人民的自決權利。

“我們相信大會及安全理事會不會照例祇是表示意願，因為此種意願如仍不能成為事實，便將對於被葡萄牙獨裁者趕到窮途末路的我們殖民地人民是害多於利的。因為，每一次通過一項決議案而不採取行動，葡萄牙就鑒於此種弱點而強硬起來，對安哥拉人更為頑梗，因為他們沉醉於這個崇高組織的諾言而施以殘酷的壓制。去年大會通過決議案，建議非自治領土應有代表出席聯合國以便為本身利益作辯護，所得結果就是如此。今日我們得經歷被葡萄牙殖民主義者充分利用的此種弱點所造成的結果。

“安哥拉人民認為這個調查小組委員會是解決安哥拉問題的第一個步驟，因此我們敢堅持斷不能容許它半途而廢，因為那樣便將成為葡萄牙征服安哥拉土地的另一藉口。

“安哥拉的領袖們一致贊成與葡萄牙開啓談判，惟此種談判須在聯合國主持之下在中立國家進行；如無國際公斷者，安哥拉人與葡萄牙人間便不可能達成有效的解決辦法，因為後者絕對拒絕與他們認為已征服的人民進行談判。

“為說明葡萄牙如何沒有誠意起見，茲特在本報告中附送我們最近致葡萄牙國務院主席 **Dr. Antonio d'Olivera Salazar** 的函件抄本，其中我們請他開始進行可得到全世界所盼望的解決辦法的談判，但無效果。在面臨安哥拉情勢惡化的情況之下，**Dr. Salazar** 三次改組政府，而且撤換高級軍事統帥，這種情形是不是具有重大意義？這便是他的政策未得到所有葡萄牙人支持的事實證據。

“我們相信，在經過聯合國此種最後干涉以後，終久可以開始進行安哥拉人及所有愛好自由國家等待已久的談判，俾可經由安哥拉問題的真正解決方法獲致普遍的安謐，從而使安哥拉人民得到獨立。”

八八。昨天我接到下開電文：

“謹告閣下情況每下愈況。每日恐怖情事不堪勝計。男女兒童均遭無情屠殺。其他人士先遭殘傷，然後被斬首，或逕即斬殺。其他地點如 **31 de Janeiro**，不問政治的虔誠牧師殉難，先被釘在十字架上，然後燒死。嬰兒被肢裂。孕婦則被剖腹。**Maquela**、**Quibocolo** 及其他地方苟全性命者已全部撤走，其財物悉被葡萄牙移民劫掠。結論是，

葡萄牙法西斯主義比納粹主義更過之，**Salazar** 比希特勒更兇惡。唯有安全理事會積極干涉，必要時出以武力，才能減少葡萄牙對安哥拉人民所施的殘害人羣行為。報告即提送。”

八九。剛才各位已聽到我宣讀雷堡市與布拉薩市的安哥拉難民及卡賓達難民提送的兩項真實文件。

九〇。各位要是投票贊成決議草案[S/4828]——我有權希望各位如此——便可幫助使葡萄牙在非洲進行的戰爭不致蔓延，葡萄牙似乎尚未了解其領袖 **Mr. Salazar** 的愚蠢。

九一。**Mr. GARIN** (葡萄牙)：許久以來威脅葡屬非洲的外國陰謀家的顛覆運動在二月的頭一個星期在安哥拉首府羅安達表演了它的成績。

九二。不可否認，我們面臨着一種外國操縱的運動，其觸角伸展於全世界。最高的拉線者總是同一主體。傀儡則是共產主義者、極端分子和無政府主義者。總而言之，他們是通常被利用以執行自由世界中顛覆計劃的人。

九三。不過有一件事已經確定：無論如何想像不能把羅安達事件歸咎於當地人民——無分黑白。他們憤慨地迅與當局合作追趕搗亂分子。

九四。國際恐怖行動及顛覆行動利用若干非亞政府中的盟友對付葡萄牙，強迫賴比瑞亞代表在安全理事會發動反葡萄牙人的行動。同時業已發動計劃，由恐怖分子賊徒於二十四小時內自鄰國侵略安哥拉省北區，與安全理事會辯論賴比瑞亞所提反葡萄牙決議案文的最後階段配合。辯論的情形說明了葡萄牙的敵人事先便知道為影響安全理事會所作決定起見在安哥拉境內擾亂和平所策劃的行動。實際上，時間完全相同，那天晚上和第二日恐怖分子沿着 **Maquela do Zombo** 及 **São Salvador** 的界線，越過邊境進入安哥拉。他們在到 **Quitaxe** 及 **Nambuongo** 為止的全部區域內攻擊警察及關站，以及私人住宅，其中有許多是單獨的農場。他們殘暴地襲擊男女及兒童，無論白人或有色人種；他們焚燒當地居民的“**sanzalas**”。謀殺者對犯罪的路上所遇的任何人均極其殘暴的能事。

九五。自那時以後，安哥拉北區成為殉難之地。進入的恐怖分子為數日增。他們顯然認為他們的干涉行為及殘酷侵略罪行在大會嗣後進行的辯論中得到支持。他們認為那是叫他們繼續其殘暴的怯懦行為的一種“綠燈”信號。

九六. 受害者不分白人或黑人, 男女及兒童都包括在內。因此, 被襲擊並無白人或有色人種之分, 祇有來自外來的發號施令的恐怖分子與安哥拉忠貞人民之別。這一點是很重要的; 這是必須充分強調的一點。

九七. 恐怖分子殘暴的程度使人難於置信。他們借着麻醉藥性來攻擊。他們身佩護符, 有人告訴他們可使他們不吃子彈。由此可見他們已失了人性。

九八. 主席, 在你許可之下, 我願給理事會各位理事看幾張照片, 以說明此種敗壞人類的故事。這些照片說明了一種可怕的恐怖行動, 正常的人看了無不毛骨悚然。

九九. 我祇出示四張照片, 因為這些照片那樣可怕, 那樣使人作嘔, 我不敢在大庭廣眾中拿出許多別的照片。但是, 這些照片在這裏, 任何人祇要願意便可看到; 所有照片都在這裏。我們還有許多, 許許多多, 在我們的辦公室內。這是一種赤裸裸的、一望而生憎惡的證明, 說明了恐怖分子難於置信的暴行, 他們越過安哥拉北部邊境, 在他們所經過的每一個毫無防衛的農場和村莊裏, 不問緣故, 不問毫無種族衝突的狀況, 殺死、奸污並殘害我們的婦孺。這是一種冷酷的、蓄意的、預先殘忍策劃的謀殺及殘害行動, 本組織的若干會員國竟無恥地稱之為“愛國行爲”。此類代表的譏諷刻薄態度實在可憎。不管他們如何叫喊葡萄牙的壓制及剝削行爲, 不管他們如何高聲叫喊各種謊言及捏造的事實以掩飾他們過去現在一直在鼓勵的怯懦的罪行, 這裏都是赤裸裸的證明, 實在令人作嘔而不忍目睹, 數目有好幾百件。而方式是相同的: 以窮兇極惡的罪行對付與黑人兄弟姊妹誠懇和睦相處的毫無防衛的婦孺, 而那些黑人兄弟姊妹之也有許多人因拒絕謀殺而被同樣殘酷處死。不管若干代表在這個理事會中如何高聲叫喊人權, 他們那種言語及行動等於是和對人類最大罪行之一同謀——安哥拉北部境內外國指揮的恐怖分子所犯的罪行。根據曾經為觀察恐怖分子屠殺的結果訪問過該區的新聞記者所說的話, 與恐怖分子在安哥拉北部所犯暴行比較起來, 毛毛在肯亞所作所爲, 簡直是紳士的行徑。

一〇〇. 有一位美國黑人記者 **George S. Schuyler** 自羅安達為匹次堡郵報著文描述恐怖分子在安哥拉北部所犯暴行說: “有的人全家都被虐待、謀殺並割斷肢體, 畢生事業轉瞬間毀滅”。

一〇一. 恐怖分子行踪所至, 對男女兒童都施行不可言狀的暴行及可怕的罪惡。姑舉一例: 在某一個農場, 有一羣暴徒四百人襲擊居民, 其中有一葡裔非洲人缺少槍彈, 想到隔壁房子裏去取補給, 途中被一羣野蠻的恐怖分子所獲, 立刻被斬掉了頭和生殖器官。恐怖分子把殘體高舉過頭, 當作戰利品, 抱着勝利的姿態跳舞唱歌, 對於他們的野蠻罪行, 引以為榮。

一〇二. 倣倖逃生報告這一段故事的目證看見其他男女如何被謀殺的情形。他聽到那些可憐的人尖聲哀叫, 痛嚎不絕。恐怖分子在受害者還沒有死的時候, 把他們的眼睛剝出來, 切斷他們的手, 把他們的身軀切成好幾塊, 把他們腸子拉掉, 並作許多其他不人道的行爲。另有些白人、黑白混血種及非洲人, 被活活剝皮。

一〇三. 婦女不問膚色都被拖出房子, 同時恐怖分子把她們的嬰兒拋在空中, 並把他們的無辜的身軀當作足球玩耍。暴徒割斷兒童的手足, 割掉男孩的生殖器官, 奸污女孩。不同年齡的婦女被迫脫衣, 讓這一羣野蠻人輪姦。一個年輕女子被縛在樹上, 膀子張開。恐怖分子把她的乳房割掉, 塞在她的雙手中。所有婦女在她們的身軀被切斷、內臟被剝空換以木頭塞入或受許多其他野蠻待遇而被殺死以前, 均先被割去乳房。

一〇四. 恐怖分子的此一屠殺發生在一個稱為 **Fazenda M'Bridge** 的大農場, 祇有一個人生存, 至今仍神經受驚, 他的名字是 **Manuel Lourenço Neves Alves**。在 **Fazenda M'Bridge** 犯此種可怕暴行的恐怖分子在該地無人認識。他們係自剛果安哥拉邊境過來的。日子是一九六一年三月十五日。

一〇五. 在另一處, 恐怖分子遇見一羣無力自衛的婦女, 她們因為嬰兒哭叫而被發現。在野蠻的怯懦的屠殺之下, 無一生存。等到男子返回時, 他們都看到妻子、母親、姊妹及大小兒童無一不被切成碎塊。婦女的乳房被割去, 而且顯然曾被暴徒輪姦。他們自一孕婦的身體中把嬰孩剝出砍頭。兒童們被活活割去手足, 剝掉眼睛。

一〇六. 這是野蠻的恐怖分子在安哥拉北部馬丁巴村莊所犯的暴行, 那些恐怖分子在該村也無人認識; 犯罪日子是一九六一年三月十六日。我們據有這種怯懦行動的照片, 及若干倣倖生存的目睹者。

一〇七. 此外應該補充的一點是, 此種可怕的恐怖行動發生於不駐保安部隊的安謐的區域, 事前毫無

弊端，純係由我們邊境以外煽動的一種冷酷的謀殺計劃。

一〇八．現在我們卻在這個理事會聽到一直在鼓勵恐怖分子及殺人兇徒的那些國家的代表們譴責葡萄牙犯此罪行，而且表示出一種最使人聞而生憎的譏諷刻薄態度。

一〇九．是的，在安哥拉境內的確發生了一個悲劇，國際顛覆及恐怖行動力量的犯罪計劃所引起的一個悲劇。這個名稱是不是一種爛調呢？也許如此，但這是事實，是人類的不幸。

一一〇．不管在此地的若干代表們如何高聲叫喊虛構的葡萄牙暴行——包括蘇聯代表的激烈言論在內，上帝保佑我們！——我們決不會忘記這種無端謀殺、奸污、殘害我們成千手無寸鐵的男女及兒童的事情；可惜救援的人趕到已經太晚了，可是他們所拍的這些可怕照片便是其中許多案情的證明，在我們心目中留下一種不可磨滅的印象。

一一一．若干誹謗我們的人在這個會議廳對於安哥拉境內的情勢所說的話，是在本組織內從未聽到過的最無恥的謊言。如果此種譏諷刻薄及虛偽的趨勢在本組織中繼續下去的話，那麼但願上帝保佑我們，但願上帝保佑我們所有的人。

一一二．我們的海外部長 **Mr. Adriano Moreira** 最近在安哥拉時曾說過：

“凡是具有責任感的人，祇要看到過對這個和平社區雪恨所施破壞行動的活着的、已死的或將死的人證，決不會說問題在於解放一個民族。”

一一三．我們和海外人民的關係一向是以人人平等的觀點為特徵的。我們引以為榮的是我們能夠組織一個不受種族或宗教歧視影響的社會。這便是我們的力量，在平等相處、在所有各洲內和平地團結一致、到處忠於同一國旗之下生活的意志。這便是我們在今日世界中引起的所謂“家醜”。因此之故，我們的敵人蓄意企圖於數月之內破壞幾世紀以來為使許多文化許多種族結合在一起所作的有效努力。最近的歷史載有清算或逐出大批人民的許多事例。此種事實發生於東方、歐洲及非洲。根據經驗，可知要利用世界上許多有力量的人的惰性或是非不明的心理來毀滅整個種族團體，是做得到的事。

一一四．在以遏止此種可怕罪惡為目的的國際會議上，這種事情稱為殘害人羣罪，可是此種罪惡仍在

繼續實行。因此之故，殘害人羣也被悄悄列入我們的敵人所訂的行動綱領。為實行此種罪惡，舉辦了訓練學校並制訂了技術方法。許多民族，如納加人、伏爾加日耳曼人、韃靼人及克里米亞與高加索境內的非俄羅斯民族，正在一一消滅或已在地面上絕跡。

一一五．目前正在進行的一個著名的審訊案件已把可能使用的種種可怕方法一一登錄，這些方法既未忘記，亦未放棄。此類可恥行動的供詞是人類的污點。若與攻擊安哥拉神聖土地中我國人民的情事比較一下，便顯然可知我們在目睹殘害人羣的同一企圖，其實施同樣的冷酷、同樣的殘暴、同樣的不惜人命。而目的則是在過去普遍遵守基督博愛原則的土地上灌輸種族仇恨，並接着有計劃地消滅反對種族主義及不認為國籍係一界線問題的白人、黑白混種、黑人三者組合的整個種族團體。

一一六．因為葡萄牙已在非洲建立了崇高的人的價值，我們的敵人遂不得不在我們的邊界以外去羅致各種分子來施行此種新型殘害人羣罪。因為我們的信任態度，其中若干人得以來自遙遠地方，移居在我們的領土中，其數無法估計；有些人甚至受到歡迎，因為他們被視為來自剛果的難民。我們對於那些處於困苦境遇的人從未拒絕救濟。

一一七．我們的人民秉性渾厚，不能了解突然而來的禍害。但是，那些在其自己的歷史中犯過同樣罪惡的人——雖然他們說對於此種罪惡覺得恥辱——那些祇是為了滿足本身帝國主義的或經濟的利益的明顯目標而積極參加誤導國際輿論的人，則既沒有此種渾厚天性，亦不把它當作辯護的理由。我們希望此種卑鄙態度不會永遠損害世界負責領袖們的天良，他們總有一天會了解，他們所負任務比祇是在被遺棄的或被背叛者的坟墓上撒花粉飾要光榮些。

一一八．就我們而言，如果我們讓我們的敵人在我國領土任何部分遂行在離間任何兩個種族、文化或宗教團體的計劃，我們便是中了他們的計。在我們的意識上及良知上，我們一向認為我們的力量係基於我們共同相處的能力，毫無種族上、文化上或宗教上的偏見。正因那是我們的力量主要來源，我們的敵人攻擊的主力才針對此項基本的資產，散布紛歧意見，並製造他們希望無法解決的衝突。

一一九．我們一方面抗拒對我們施行殘害人羣罪的人，同時繼續羣策羣力俾依我們所採種族間諒解及

人人平等的傳統政策竭力維護並貫徹始終地推行我們的進展工作。

一二〇．國際恐怖行動及顛覆行動對安哥拉北部和平人民的此種可怕的侵略罪行所利用的主要工具是一個稱為UPA的組織。這個組織顯然傾向共產主義。它建立在細胞制度上，許多黨員祇知道其他黨員一、兩個人。細胞的首領在剛果受訓，甚至在該國獨立以前即已如此。他們居然在居住該國的成千成萬安哥拉人（有些人在該國居住了若干年，有些人已經完全喪失安哥拉籍）中說服了若干人加入該組織。他們把其中若干人遣返他們原來居住的村莊，作為第五縱隊，準備在侵略時間來到時醞釀恐怖局面。許多這些人自稱為逃避剛果混亂局面的“難民”。所有這些人，不論膚色或種族，都被信任，並且獲得葡萄牙照例的款待。

一二一．我說過UPA顯然是傾向共產主義的。最有名的領袖是Holden Roberto，別名Gilmore Holden，另一別名Holden Gilmore——他用許多別名——生於安哥拉，雖然實際上他一生都居住在剛果。這使他成為一個極為特殊的假造的“民族領袖”。我這裏有一件通告，用法文註明“極密”。我可以順便說一句，這足以說明多數UPA分子是講什麼語言的。這件通告係致“親愛的剛果同胞”；簽名者是Holden，並蓋有UPA鈐記。理事會的任何理事都可索閱全文。我唸幾段譯文，以證明我所說UPA是一個共產黨的組織，因此是國際共產主義的一個支部：

“你們必須盡量出錢去支持部落分子想置之於死地的我們的著名的朋友拍屈斯魯孟巴。我們已經交給魯孟巴先生五百萬元，他一定可用以獲得征服和解放安哥拉所需的一切工具……

“這裏簡單說明我們的將來計劃：Sekou Touré必須統治北非，Nkrumah同志統治中部，你們的僕人Holden Roberto統治南部。我們希望我們的同志魔王——這不足為第三人道——會幫助我們達成此項最後目標。再說，將來正在鑄造之中。不要相信別人胡說；共產主義並不壞。在我們留在莫斯科的時候，曾有機會看到西方人決看不到的許多精彩的東西……

“錢，越多越好。首先輪到魯孟巴，接着是我們自己。魔王同志站在旁邊注視。”

這件通告中最後用這些字樣：“共產主義萬歲！打倒同心的部落制度！”簽字者是Holden Roberto及其他兩三人。

一二二．我這裏另有一文件，這一件用葡萄牙文，日期是一九六〇年十二月三日。這是在一個被捕的UPA恐怖分子身上查出的。我唸幾行出來：

“UPA萬歲——Nikita萬歲——安哥拉萬歲……

“武裝起來……我們即將開火……我們用不着害怕，俄羅斯會給我們武器，魯孟巴會幫助UPA。殺死白人……魯孟巴已經下令……

“UPA萬歲。赫魯曉夫萬歲……安哥拉萬歲。”

一二三．我這裏又有另一函件的影印本。這是L'Alliance des Bakongo致“L'Alliance des jeunes Bakongo的函件”，日期是一九六〇年十月二十六日。譯文說：

“我們請你們注意下面這個事實，我們已得到具體證件，證明UPA是……親共的。因此之故，我們請你們抵制雷堡市及下剛果的UPA。如發現UPA辦事處，即把它關閉。如遇抵抗，即鼓勵青年人採取必要措施……”

此函的簽名者是Abako的Inspecteur général Kuyena及Président général Vital Monda。不幸的是，不知道為了什麼原因，那種措施並未施行。但是，Abako所說UPA是一個共產黨組織的陳述仍然成立。

一二四．主席，如你准許，現在我讀一讀數星期以前在安哥拉境內分發的另一UPA通告中所載幾段的譯文：

“沒有一個葡萄牙人能活着逃出安哥拉……祇要那些狗還有一條活着，我們便不會有一時一刻安寧……我們不會憐憫你們之中替敵人玩把戲的人，除非他們改變態度參加我們。他們將和葡萄牙人一樣，視為是我們的敵人，他們亦須處死……

“所有賣國賊務必注意這些話，特別是首領、‘sobas’，‘regedors’，以及‘cipaios’和幫助白人的那些人。許多人已經受到應得的懲罰，但是我們不會停止……所有不幫助我們的人……不能希望得到好結果……”

一二五．這一份UPA文件也在這裏。我希望理事會各位理事因此可以知道共產UPA恐怖分子對付安哥拉北部和平人民所發出的基本訓令。違抗者——無論白人、黑人或黑白混種——決不饒命。男女及兒童，一律屠殺。對其他的人，則施行威嚇；威嚇不成就屠殺——無論男女或兒童。在安哥拉北部目前的難區內此種威嚇的技倆已徹底施行。這些人是俄羅斯代表所稱“愛國者”，他們當然極願在安哥拉建立一個新的社會

主義人民共和國。但是我們，和全世界所有誠實的人民，必須認爲他們是殘忍的恐怖分子，今代最大災禍共產主義政權的受過思想訓練的工具，同時，我們必須貫徹我們的任務，使我們的人民免受他們的罪行及摧殘。

一二六．我們必須承認，恐怖分子的行動出於我們的意料。整個區域許多年來和平相處，毫無不安現象。差不多沒有人配備武器，無論白人或黑人。他們在小村莊或孤單的農場中在友善及融洽的空氣之下生活，和所有葡萄牙社區的情形一樣。恐怖分子是在雨季襲擊的，當時田野間草高八尺以上。這是有利於他們的行動的，因爲那樣便於突擊我們的少數保安部隊。此所以恐怖分子屠殺防禦人員，不分白人或黑人，會這樣的成功。

一二七．被恐怖分子蹂躪的區域情況現已逐漸復元，人民的精神是很好的。除因受威脅或害怕參加恐怖分子的那些人以外，大多數人民仍然忠於祖國。

一二八．當局得到人民的充分合作。在維持秩序的部隊到達受害的區域時，那些被威脅參加恐怖分子黨徒的人立刻投請維持秩序的部隊保護，並恢復正常生活。許多安哥拉黑人與他們的白種兄弟們並肩對恐怖分子作戰，以英勇見稱。我所指的是平民、農場勞工以及軍隊中的安哥拉黑人。許多平民黑人，都英勇抵抗恐怖分子的攻擊，即使並無白人同時在場，而且繼續在農場中工作。要駁斥強迫勞動的指控，最好的理由莫過於成千成萬葡萄牙黑人所表現的此種態度。在安哥拉北部全境內，白人與黑人都一同受苦，並肩作戰。

一二九．正如我們所料，在聯合國大會將於一九六一年四月十三日討論安哥拉宣佈出來的時候，便發生了恐怖行動的一陣波動，這又證明了反葡萄牙的力量與其經由本組織所作宣傳之間有密切的關係。

一三〇．在大會開會期間，恐怖分子首次在卡賓達襲擊。攻擊者進入葡萄牙領土邊境的三點：在北部經過 *Maiombe* 森林，係來自剛果(布拉薩市)；東部在 *Dondo-Zenza* 區域，南部在 *Iona* 區域，係來自剛果(雷堡市)。

一三一．在該省的其他部分亦發生新的滲透。四月十三日以後發動攻擊者是差不多完全配備自動武器的匪徒，而在早先的攻擊中，主要的武器是彎刀。

一三二．最近恐怖分子的司令部顯已改變策略，不用攜帶鎗及彎刀的大批人攻擊，而以配備現代戰爭武器，包括來福鎗、機關鎗、炸彈及手榴彈在內的小隊

突擊人民。許多武器與北大西洋條約組織軍隊所用者相同。這使我們認爲此種武器必然是自剛果得來的，可能是自以前的剛果兵士偷來的或買來的。許多武器上面標明 *UPA-Lumumba*。

一三三．關於難民，一般說來，他們是和平的人民，自恐怖分子及其威脅政策所引起的混亂及破壞局面中逃出去。似乎有很多人越過邊境前往剛果，當作最近的避難地點。居住在更南區域的其他的人則逃到安哥拉的其他區域。根據我們所得的可靠消息，剛果境內的難民中有很多恐怖分子冒充難民。當然，他們混在裏面是爲了抓住機會讓他們犯罪的夥伴或易受欺騙的報界人士“訪問”，藉以蒙蔽輿論。但最重要的是，這些不幸人民的福利得到妥當的照顧，而且受私立及國際福利組織的監督，同時，在剛果政府合作之下，葡萄牙政府供給他們食物、衣着及藥品。

一三四．可見安哥拉境內的恐怖行動及我們所採合理行動係涉及內部安全、內部法律和秩序的事情——即純粹涉及國內管轄權的事情——這一點有誰能懷疑？甚至不能說安哥拉境內的恐怖行動是有內部政治背景的。

一三五．要是研究一下安哥拉境內的事件，如果不存偏見的話，便不能不認爲恐怖分子在該省所發動的罪行與文明社會可以承認的任何政治理想毫無關係。問題在於究竟要文明還是要野蠻。和平的人民，包括婦孺在內，祇因皮膚白色就被殺死，黑人祇因幫助白人並忠於祖國就被殺死，這種罪行決非任何偽政治理由所能辯解。這純粹是野蠻。可是請記住有人卻把此種極大的罪惡說成是一種人民的集體行動，雖則事實上他們對此種行動毫無興趣。此種罪惡的真正主動者，以冷酷態度把它包括在行動方案之中的那些人，則站在幕後，利用受他們麻醉的人，被他們以最荒謬而不着邊際的諾言欺騙的人去出面。

一三六．可是在聯合國的許多國家欲爲此種罪惡鄭重祝福，並想阻止葡萄牙採取遏止的措施。今日所謂文明世界的一大部分。已墮落到這個地步。不但如此，甚至有人顛倒是非，指控葡萄牙犯了它所受的那種罪惡，實則葡萄牙在整個歷史上一向是世界上種族和諧的獨一榜樣。進入安哥拉的恐怖分子所犯的極端罪惡被撤在背後；祇有葡萄牙政府的防衛行動及重建秩序的行動卻反而照例被人強調受人誹謗，雖然此種行動是合理的、人道的、和緩的、而且爲了應付情勢是有充分理由的。

一三七。別人以毀謗的態度，把荒唐的陳述或宣言被推為出於葡萄牙官員之口，但總是不說其姓名，可是我下面準備引證的高尚言論並非出於無名氏，而是一位擔負重責的人我們的海外部長 **Mr. Adriano Moreira** 所說的話。在國際報界的大部分，換言之，在迎合時尚的似乎專以攻擊葡萄牙為目的的那些週刊中，並無一行提到過 **Mr. Moreira**。這位部長在自安哥拉回返時說：

“我們的主要任務是確保不同種族團體之間的關係必須能使我們的社會結構繼續運用下去，因此之故，我們的所有各級當局都奉有訓令須加倍努力阻止發生不公平的情事，因為決不能使正人為罪人受痛苦……”

“如果我們有責任遏止該省的恐怖行為，我們便同時有責任保障人民；對他們，我們灌輸他們所缺乏的國家觀念，同時，他們期望我們給與他們應該得到的保障……”

一三八。人類社會的理智和良心，對若干人說顯然在經過一個是非顛倒的危險階段，對許多其他人說，則顯然在經過感情上不知適從的盲目時期。但願他們恢復智慧的日子不會太遲。至就我們而言，我們認為不值得生活在由於許多人墮落及其他人天真無知以致把我們的最高道德價值轉變為墓地的一個世界中。我們將繼續根據維持文明的唯一原則冷靜而堅定地行動。同時我們誠懇希望有時對於提防禍害的警告似不理會的心神會有一天醒覺過來拯救自己，然後才會承認並感激我們的堅定、犧牲、友情及榜樣。

一三九。在我們的海外行省中，許多年來一向和平安謐。但在這些行省以外，在剛果、幾內亞、迦納及其他國家——包括受共產主義支配或煽動的國家在內——則為反對葡萄牙團結組織了許多委員會、聯盟及黨派。若干地點的無線電廣播支持他們，並企圖擾亂我們人民的安謐。這些煽動者可以動用鉅額經費並得到特殊的保障。他們發表宣言及小型報紙，利用民衆的輕信態度。他們的領袖甚至出現於重要的京城，並逐漸滲入業經公認佔重要地位的報界機關。我們現在已看到所有那種陰險行動造成的結果。

一四〇。祇是在去年，我們的總理說過：

“在短短的時間內，情形已經改變，而且大大的改變了。過去一個時期本來有若干規則指導國家的行為並在某種意義上管制國家進入國際社會的辦法。當時一國可以庇護貶黜的政客，但不容

許組織干涉他國領土的遊擊隊、鼓勵誹謗的方案、出資津貼和平人民的反叛行為、對革命的勢力供給武器或科學訓練，等等。但是，今日所有這些行為都有人做，而且傲慢地公開宣佈，自信這是為了偉大的事業，雖則同時神聖的規範仍是敦睦邦交及不干涉一國的內政。虛偽譏誚無一不是極盡其能事，因此，在國際社會中生活所必需的最低限度的信任及互尊態度均隨之消失。”

一四一。葡萄牙總理 **Mr. Salazar** 對紐約時報里斯本通訊員發表過一篇極重要的陳述，這項陳述全篇刊載於五月三十一日該報。我願引證其中較為重要的幾段。**Mr. Salazar** 說：

“安哥拉境內最近的事件是外界所慫恿指使的恐怖行動造成的結果，由於其劇烈及野蠻的程度，我們不得不以軍事手段為唯一立刻解決的方法。

“但是，須知此種手段的唯一目的是懲罰罪行及重建秩序；此種行動的唯一目的是恢復安謐狀況及保障生命財產，否則的話，為領土的進展及人民的生存所不可或缺的工作便不能進行下去。”

關於新措施，總理說：

“我們將使人民逐漸參加當地政治及行政生活；社會進展方案（特別着重於教育、衛生及住宅）實施的速率不會緩慢下來，相反的，如屬可能將加速進行；最後，所有可供動用的財源——該省的財源，或母國的財源，或可出自外國資本的財源——當繼續充經濟發展之用，俾可產生更多財富及就業機會。”

總理並說：

“和許多人所想像者相反，行政制並非從未改變。例如，自一九一四年（姑且不要說得更遠）以後，海外行省，即安哥拉與莫桑比克一直享受有限制的自治；一九三三年，此項制度演進為一種可稱為“適中的自治”的制度，換言之，即對地方事項享受更多的自治；一九五一年至一九五三年修改憲法後，地方立法會議不但由民選的代表居多數，而且有權通過立法。

“那時設立的制度將配合為趨向高度自治在政治、經濟及社會方面所獲進展而演進。惟此種自治形式可以說祇是配合人民進展的程度。”

一四二。在此地，有人說過許多關於“在安哥拉境內的恐怖局面、暴虐的壓迫、殘酷的壓制、一個全面的

殖民戰爭”等等，這是引別人的話。有人提到屠殺及轟炸村莊。有人用漫罵的語言攻擊一個民族及其領袖，毫無一點尊重的意思，不用說對我們如此，對國際習例上所要求的最低限度的禮節亦毫不尊重。所有這些均符合基於下面這一個原則的一項極著名的策略——我借用新貝特福特標準時報所引美國已故國務卿 Mr. Cordell Hull 的話——就是在真理能穿上衣服以前，謊言可能已繞全世界跑了一週。從我們的誹謗者所說的話聽起來，好像整個安哥拉領土都已起了大火。

一四三。我這裏有一張安哥拉地圖，說明恐怖分子滲透的區域。各位可以看到，這是一個極小的區域，在該省全部人口中僅佔百分之五弱。所有其他部分均安謐如常，和數十年來的情形一樣；有些人多年來一直控稱我們在非洲的行省中所以一切安謐，係軍隊及警察壓制的結果，他們至今仍然唱同一論調，這些人現在可以了解，恐怖分子所以能够做出殘暴行動，祇是由於一直到一九六一年二月，該省的全部軍隊包括一萬兵士，其中八千人是黑人軍隊，而全省的警察部隊，把所有支部包括在內，比一千人要少得多。總計一萬一千個軍事人員在如此廣大的領土中維持恐怖局面！但是我可以斷言，那些代表現在一定好像忘了他們今天所作的指控，昨天都已說過；今天的證據如果沒有其他作用，至少否定了昨天的話。

一四四。自從恐怖行為開始以來，我們的軍隊數目自然增加了，可是並不是為了壓制行動，不是為了毀滅村莊，不是為了殘殺——而是為了自衛，為了保護我們的男女及兒童，無論黑白，以便有保障生命財產所必須的情況，使領土的進展及人民的生存可以繼續下去。我們不得不使用的軍事手段完全是為了懲罰罪行及重建秩序；然而這祇是正常的行動，在絕大多數場合之下祇需有軍隊駐在就夠了，因為在偶有罪犯仍在附近藏匿的少數情形中，當地人民總是首先與軍隊合作，告發並找尋那些罪犯。在此種行動的過程中，我們迄今捕獲了一千人。

一四五。有人提到受害人民的數目驚人，甚至說未埋葬的屍體太多，有發生流行病的危險。受害者的確是有的。雖非確定的數字，我們知道被恐怖分子殺死的所有種族的男女及兒童的約數，將近一千五百人。至於恐怖分子方面的死亡——但必須指出那是抵抗他們攻擊農場、村莊及人民的自衛行動引起的結果——我們無從知悉數字，因為恐怖分子自己把屍體埋葬或把屍體帶走。如果我們在當地都不知道，自倫敦或雷

堡市寫文章的那些人怎麼會知道呢？除非他們道聽塗說，或是基於罪犯的、騙人的報導。

一四六。我們剛才已經強調，安哥拉之情勢是理事會議程上所列最不合理的最不合法的項目。這顯然是理事會若干理事企圖把一個會員國國土以內公共秩序問題國際化，此種企圖顯係違反憲章的文字和精神。

一四七。我們認為理事會理應避免因辯論結果而鼓勵恐怖分子滲透的情事。除非理事會在此項辯論中負起責任，一陣陣的煽動行為、顛覆空氣及某種心理狀態都可能被人利用，對本組織大集團以外的那些國家施用壓力。

一四八。我昨天說過，我想我今天有理由再說一遍：

“不過不幸得很，我們根據過去的經驗，深恐此次辯論可能使安哥拉喪失更多的生命，並造成更進一步的痛苦與摧殘。如果有人希望造成此種情形——無疑必有此人——葡萄牙代表團認為理事會實有責任顧及由於從事辯論的簡單事實而負起的重大責任。”〔第九五〇次會議，第一〇五段。〕

一四九。理事會，至少是大多數理事，不能忽略某一政治制度企圖吹動全非洲的煽動及顛覆之風。

一五〇。不久以前，在這個偉大的紐約城，Mr. Stevenson 公開抨擊此種威脅，請蘇聯勿干涉其他國家的內政，並放棄蓄意擾亂非洲和平局面的行動。甘迺迪總統在巴黎亦表示過同樣的意見。至少在那幾次事情中不能說此種譴責出於葡萄牙。

一五一。安哥拉事件是企圖在非洲放火把冷戰帶到非洲以遂其公開承認的征服世界的計劃的那一個惡勢力所造成的結果。

一五二。也許理事會應該認為時機已經來到，至少就非洲而言——而且這當然是理事會職務範圍以內的合法行動——可以鄭重譴責一個國家以下述形式干涉另一國內政，視為間接的侵略：第一，慫恿對付另一國的顛覆行動，如恐怖行動、牽制行動等等；第二，在另一國內促成內戰；第三，在另一國內鼓動內部的顛覆或有利於侵略者的政策。特別是，不應以下述各點為侵略的理由：任一國家的內部情況，例如：第一，任一民族所謂政治上、經濟上或文化上的落後；第二，所謂行政上的缺點；第三，對外國人生命或財產的任何威脅；第四，任何革命或反革命運動，內戰、擾亂

或罷工；第五，任何國家內任何政治、經濟或社會制度的建立或維持。

一五三．我剛才提到的所有各點都載於一九五六年確定侵略定義問題特設委員會的決議草案，³那是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國之一蘇聯所提案文。我們當可希望一九五六年首先確定這些侵略定義的那個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國不會對它於五年前主張的原則使用否決權。嚴格實施那些原則對於使非洲不牽涉在冷戰之內及使整個非洲走向和平及繁榮的途徑，一定是極有貢獻的。

一五四．我們的誹謗者向理事會提出了若干捏造的指控、荒謬的誤解及偽造的統計數字。今天我未加

³ 大會正式紀錄，第十二屆會，補編第十六號，附件貳，第一節。

以駁斥，因為我不願花費理事會更多的時間。惟在主席准許之下，也許是明天，我將要求准予行使答辯之權，以便發表陳述，糾正蓄意的謊言及偽造的統計數字。

一五五．**主席**：名單上的次一發言人是迦納代表。他願於今晚發言呢，還是認為最好於明晨發言？

一五六．**Mr. QUAISON-SACKEY** (迦納)：這完全由理事會決定。

一五七．**主席**：如果迦納代表認為兩個時間都可以，我建議理事會現在延會，而於明晨十點三十分再開會，由迦納代表首先發言。

決定如議。

午後六時二十分散會

非洲

喀麥隆:
LIBRAIRIE DU PEUPLE AFRICAINE
La Gérante, B. P. 1197, Yaoundé.
DIFFUSION INTERNATIONALE CAMEROUNAISE
DU LIVRE ET DE LA PRESSE, Sangmelima.

剛果(雷堡市):
INSTITUT POLITIQUE CONGOLAIS
B. P. 2307, Léopoldville.

衣索比亞: INTERNATIONAL PRESS AGENCY
P. O. Box 120, Addis Ababa.

迦納: UNIVERSITY BOOKSHOP
University College of Ghana, Legon, Accra.

肯亞: The E.S.A. BOOKSHOP, Box 30167, Nairobi.

摩洛哥: CENTRE DE DIFFUSION DOCUMENTAIRE DU
B.E.P.I., 8, rue Michaux-Bellaire, Rabat.

南非: VAN SCHAİK'S BOOKSTORE (PTY) LTD.
Church Street, Box 724, Pretoria.

南羅德西亞:
THE BOOK CENTRE, First Street, Salisbury.

阿拉伯聯合共和國: LIBRAIRIE
"LA RENAISSANCE D'EGYPTE"
9 Sh. Adly Pasha, Cairo.

亞洲

緬甸: CURATOR, GOVT. BOOK DEPOT, Rangoon.

柬埔寨: ENTREPRISE KHMÈRE DE LIBRAIRIE
Imprimerie & Papeterie S. à R.L., Phnom-Penh.

錫蘭: LAKE HOUSE BOOKSHOP
Assoc. Newspapers of Ceylon, P.O. Box 244, Colombo.

中國:
臺灣, 臺北, 重慶路,
一段九十九號, 世界書局。
上海, 河南路, 二一一號, 商務印書館。
香港: THE SWINDON BOOK COMPANY
25 Nathan Road, Kowloon.

印度:
ORIENT LONGMANS
Calcutta, Bombay, Madras, New Delhi and Hyderabad.
OXFORD BOOK & STATIONERY COMPANY
New Delhi and Calcutta.
P. VARADACHARY & COMPANY, Madras.

印度尼西亞:
PEMBANGUNAN, LTD., Gunung Sahari, 84, Djakarta.

日本: MARUZEN COMPANY, LTD.
6 Tori-Nichome, Nihonbashi, Tokyo.

大韓民國:
EUL-YOO PUBLISHING CO., LTD.
5, 2-KA, Chongno, Seoul.

巴基斯坦:

THE PAKISTAN CO-OPERATIVE BOOK SOCIETY
Dacca, East Pakistan.
PUBLISHERS UNITED, LTD., Lahore.
THOMAS & THOMAS, Karachi.

菲律賓:

ALEMAR'S BOOK STORE, 769 Rizal Avenue, Manila.
POPULAR BOOKSTORE, 1573 Doroteo Jose, Manila.

新加坡:

THE CITY BOOK STORE, LTD., Callyer Quay.

泰國:

PRAMUAN MIT, LTD.
55 Chakrawal Road, Wat Tuk, Bangkok.
NIBONDH & CO., LTD.
New Road, Sikok Phya Sri, Bangkok.
SUKSAPAN PANIT
Mansion 9, Rajadamnern Avenue, Bangkok.

越南共和國:

LIBRAIRIE-PAPETERIE XUAN THU
185, rue Tu-do, B. P. 283, Saigon.

歐洲

奧地利:
GEROLD & COMPANY, Graben 31, Wien, I.
B. WÜLLERSTORFF
Markus Sittikusstrasse 10, Salzburg
GEORG FROMME & CO., Spengergasse 39, Wien, V.

比利時: AGENCE ET MESSAGERIES
DE LA PRESSE, S. A.
14-22, rue du Persil, Bruxelles.

保加利亞:

RAZNOIZNOS, 1, Tzar Assen, Sofia.
賽普勒斯: PAN PUBLISHING HOUSE
10 Alexander the Great Street, Strovolos.

捷克斯拉夫:

ARTIA LTD., 30 ve Smečkách, Praha, 2.
ČESKOSLOVENSKÝ SPISOVATEL
Národní Třída 9, Praha, 1.

丹麥:

EJNAR MUNKSGAARD, LTD.
Nørregade 6, København, K.

芬蘭:

AKATEEMINEN KIRJAKAUPPA
2 Keskuskatu, Helsinki.

法蘭西:

ÉDITIONS A. PÉDONE
13, rue Soufflot, Paris (V^o).
德意志聯邦共和國:
R. EISENSCHMIDT
Schwanthaler Str. 59, Frankfurt/Main.
ELWERT UND MEURER
Hauptstrasse 101, Berlin-Schöneberg.
ALEXANDER HORN
Spiegelgasse 9, Wiesbaden.
W. E. SAARBACH
Gertrudenstrasse 30, Köln (1).

希臘:

KAUFFMANN BOOKSHOP
28 Stadion Street, Athens.

匈牙利:

KULTURA, P. O. Box 149, Budapest 62.

冰島:

BÖKAVEZLUN SIGFÚSAR
EYMUNDSSONAR H. F.
Auðurstraeti 18, Reykjavík.

愛爾蘭:

STATIONERY OFFICE, Dublin.

義大利:

LIBRERIA COMMISSIONARIA SANSONI
Via Gino Capponi 26, Firenze,
and Via Paolo Mercuri 19/B, Roma.

盧森堡:

LIBRAIRIE J. TRAUSCHSCHUMMER
Place du Théâtre, Luxembourg.

荷蘭:

N. V. MARTINUS NIJHOFF
Lange Voorhout 9, 's-Gravenhage.

挪威:

JOHAN GRUNDT TANUM
Kari Johansgate, 41, Oslo.

波蘭:

PAN, Pałac Kultury i Nauki, Warszawa.

葡萄牙:

LIVRARIA RODRIGUES Y CIA.
186 Rua Aurea, Lisboa.

羅馬尼亞:

CARTIMEX, Str. Aristide Briand 14-18,
P. O. Box 134-135, Bucureşti.

西班牙:

LIBRERIA BOSCH
11 Ronda Universidad, Barcelona.
LIBRERIA MUNDI-PRENSA
Castello 37, Madrid.

瑞典:

C.E. FRITZE'S KUNGL. HOVBOKHANDEL A-B
Fredsgatan 2, Stockholm.

瑞士:

LIBRAIRIE PAYOT, S. A., Lausanne, Genève.
HANS RAUNHARDT, Kirchgasse 17, Zürich 1.

土耳其:

LIBRAIRIE HACHETTE
469 Istiklal Caddesi, Beyoğlu, Istanbul.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

MEZHUNARODNAYA KNYIGA
Smolenskaya Plushchad, Moskva.

聯合王國:

H. M. STATIONERY OFFICE
P. O. Box 569, London, S.E.1
(and HMSO branches in Belfast, Birmingham,
Bristol, Cardiff, Edinburgh, Manchester).

南斯拉夫:

CANKARJEVA ZALOŽBA, Ljubljana, Slovenia.
DRŽAVNO PREDUZEĆE
Jugoslavenska Knjiga, Terazije 27/11,
Beograd.
PROSVJETA
5, Trg Braštva i Jedinstva, Zagreb.
PROSVETA PUBLISHING HOUSE
Import-Export Division, P. O. Box 559,
Terazije 16/1, Beograd

拉丁美洲

阿根廷: EDITORIAL SUDAMERICANA, S. A.
Alsina 500, Buenos Aires.
玻利維亞: LIBRERIA SELECCIONES, Casilla 972, La Paz.

巴西: LIVRARIA AGIR
Rua Mexico 98-B, Caixa Postal 3291,
Rio de Janeiro.

智利:

EDITORIAL DEL PACIFICO, Ahumada 57, Santiago.
LIBRERIA IVENS, Casilla 205, Santiago.

哥倫比亞:

LIBRERIA BUCHHOLZ
Av. Jiménez de Quesada 8-40, Bogotá.

哥斯大黎加:

IMPRENTA Y LIBERTA TREJOS
Apartado 1313, San José.

古巴:

LA CASA BELGA, O'Reilly 455, La Habana.
多明尼加共和國: LIBRERIA DOMINICANA
Mercedes 49, Santo Domingo.

厄瓜多:

LIBRERIA CIENTIFICA, Casilla 362, Guayaquil.
薩爾瓦多: MANUEL NAVAS Y CIA.
1a. Avenida sur 37, San Salvador

瓜地馬拉:

SOCIEDAD ECONOMICA-FINANCIERA
6a. Av. 14-33, Guatemala City.

海地:

LIBRAIRIE "A LA CARAVELLE"
Port-au-Prince.

安都拉斯:

LIBRERIA PANAMERICANA, Tegucigalpa.
墨西哥: EDITORIAL HERMES, S. A.
Ignacio Mariscal 41, México, D. F.

巴拿馬:

JOSE MENENDEZ
Agencia Internacional de Publicaciones,
Apartado 2052, Av. 8A, sur 21-58, Panamá.

巴拉圭:

AGENCIA DE LIBRERIAS DE SALVADOR NIZZA
Calle Pte. Franco No. 39-43, Asunción.

秘魯:

LIBRERIA INTERNACIONAL
DEL PERU, S. A., Casilla 1417, Lima.

烏拉圭:

REPRESENTACION DE EDITORIALES,
PROF. H. D'ELIA
Plaza Cagancha 1342, 1° piso, Montevideo.

委內瑞拉:

LIBRERIA DEL ESTE
Av. Miranda, No. 52, Edf. Galipán, Caracas.

中東

伊拉克: MACKENZIE'S BOOKSHOP, Baghdad.
以色列: BLUMSTEIN'S BOOKSTORES
35 Allenby Rd. and 48 Nachlat Benjamin St.,
Tel Aviv.
約旦: JOSEPH I. BAHOUS & CO.
Dar-ul-Kutub, Box 66, Amman.
黎巴嫩:
KHAYAT'S COLLEGE BOOK COOPERATIVE
92-94, rue Bliss, Beirut.

北美洲

加拿大: THE QUEEN'S PRINTER
Ottawa, Ontario
美利堅合眾國: SALES SECTION,
UNITED NATIONS, New York.

大洋洲

澳大利亞:
WEA BOOKROOM, University, Adelaide, S.A.
UNIVERSITY BOOKSHOP, St. Lucia, Brisbane, Qld.
THE EDUCATIONAL AND TECHNICAL BOOK AGENCY
Parap Shopping Centre, Darwin, N.T.
COLLINS BOOK DEPOT PTY. LTD.
Monash University, Wellington Road, Clayton, Vic.
MELBOURNE CO-OPERATIVE BOOKSHOP LIMITED
10 Bowen Street, Melbourne C.1, Vic.
COLLINS BOOK DEPOT PTY. LTD.
363 Swanston Street, Melbourne, Vic.
THE UNIVERSITY BOOKSHOP, Nedlands, W. A.
UNIVERSITY BOOKROOM
University of Melbourne, Parkville N.2, Vic.
UNIVERSITY CO-OPERATIVE BOOKSHOP LIMITED
Manning Road, University of Sydney, N.S.W.
紐西蘭: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Private Bag, Wellington
(and Government Bookshops in Auckland,
Christchurch and Dunedin)

[63C1]

凡國內尚未設有經售處而欲函詢或定購者, 請與聯合國出版物銷售處接洽。地址如下: Sales Section, United Nations, New York, U.S.A., or to Sales Section, United Nations, Palais des Nations, Geneva, Switzerland.

S/PV.952

Printed in China
Reprinted in U.N.

Price: \$U.S. 0.50
(or equivalent in other currencies)

U.I.R.I.-63-05333
Aug. 1963-100